



當代創作文庫

巴金傑作選

上海
新象
書店
發行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天津分公司

圖 書 館

登記總號 207

書 碼 857.6/1781

贈 送 者

寄 存 者

記 民 國 35 年 12 月 日

M6
J2467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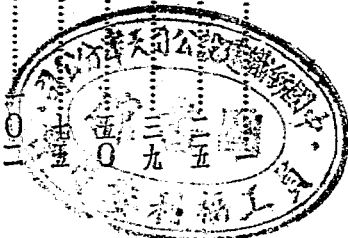
當代創作文庫

金 巴

巴 雷 編 選

目 次

窗下.....	一三六
昏.....	〇二
雨.....	〇五
奴隸的心.....	〇九
狗.....	二五
將軍.....	三五
未寄的信.....	四〇



版 出 店 書 象 獅 32



3 1760 8617 5

巴 金 小 傳

巴金，四川人，原名李芾甘，自國民革命後他發表了滅亡，文壇上便注意起來。以前他曾和中委李石曾合譯過夜未央及自我及其所有等。他是我國少有的安那其主義者（即無政府主義。）據他自己說；他取巴金的筆名，因為是欽仰巴枯寧和克羅鮑特金兩人的緣故。

他的筆調十分明朗活潑，充滿了年青的熱情，所著作之小說，以革命戀愛者為多，頗受現時一般青年之歡迎。近年來他非常多產，長短篇小說已有滅亡，新生，死去的太陽，海底夢，愛情的三部曲（即霧，雨，電）春天裏的秋天，光明，電椅，沉默，復仇，抹布，將軍，雪，家，春，秋，以及最近出版之火

等，他的譯作如秋天裏的春天，我的自傳，夜未央等，都風行一時。過去文學季刊上的余一和水星（以上兩雜誌均在北平出版）上的歐陽鏡蓉以及王文慧巴比等都是他的筆名。「八一三」前他曾當過文季月刊，文叢，大公報文藝等編輯。他的年齡大概卅多歲了，但是還沒有娶過妻子，據說從前有一個年青詩人叫做趙清閻的追求過他。因為趙清閻認識「國家事管他娘」的作家曾今可，便託曾今可介紹認識巴金。可是結果沒有把這幕戲演得成功，就告散場。

這集子裏所選的幾篇，包含了他以前作風的集成。「八一三」以後，他的新作品有控訴，黑土，秋，火等，聞得他現在留居重慶，實則他時常悄悄的到上海來的。他是一個前進作家中健勁的一員，也是讀書界中最受歡迎的一個。

巴金傑作選

巴金

未寄的信

Raniera I. —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距今也已經有四年多了。固然四年不是長久的時間；但是在你底少女底多變的生活中，這四年裏你也許會忘記了不少的事和不少的人。那麼和你只有過些少關係而且是異國青年的我，當然不會存留在你底腦海中了。然而爲了你底緣故，爲了伍底緣故，我覺得應該給你寫這封信。

我將怎樣把我自己介紹給你呢？我述說我底姓名嗎？但是在你底耳裏聽來算是古怪的異國姓名決不能夠至今還存留在你底記憶中，而且這古怪的姓名也不能夠描畫出一個具體的我來。我只問你：你還記得在你所愛的伍底朋友中的那一個你以爲有着正直的面顏的青年嗎？我想提起他來你也許還可以有點含糊的記憶，因爲他在你和伍的事件中多少也會

有過一些關係。如果你是記得的話，那青年便是我了。然而不管你是否還記得我，在我底腦裏你還是活潑的存在着，和四年前一樣。我不會忘記過你，而且恐怕將來也永遠不會忘掉你，這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世間往往有些人或是被別人暗地愛着或是在別人底心上留下了永遠磨洗不掉的印象，而他（或她）自己一點也不知道，姑娘，你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了。我想當你接到我底這封信時，你也許會奇怪爲什麼牠是我寄的，而不是你底伍寫的。姑娘，現在我不願意再使你納悶了。我馬上就要把這原因告訴你。

是在一年以前罷，伍因爲病後體弱聽了醫生底勸告移居到鄉間親戚家裏去靜養。他底信件依舊寄在他曾經在那裏教過書的學校，由我每星期去替他取一次，擇了重要的轉寄去。有一次我替他取到了一封國外的來信，我當時並不會留心信上的奧國郵票和維也納地址，我就急忙地拆開了，因爲伍底外國友人，大部份我都認識的。一張兩摺的小信箋上現了半面的少女底娟秀的法文字跡。信裏的話想來你該還記得罷。我雖然只讀過一遍，我也就記得很清楚了。你看我把全文抄在這裏，並不錯一個字。

「親愛的伍：

這是我底第九次的信了。我寄了那麼多的畫片和信函給你，總不會接到你底片紙。隻字的回答，我寄的東西，又不見退回。你難道真把我忘記了嗎？

我希望這封信能夠達到你底眼簾，請你務必寫幾個字寄我，以便我可以知道你還活在這世界上。別了。

你底永遠愛你的女友！

這幾句短短的話，裏面却包含了很深的意思，牠給了我許多的回憶，美麗的，但也有些是苦痛的。我感動地馬上把你底信加封給伍轉寄去，並附了一個字條說：『I底信轉上。請你務必寫一封回信寄去。無論是爲了你底緣故，爲了她底緣故，或爲了我底緣故，都請你做這一件於你無損的事。』

你也許會覺得我底字條太來得奇怪罷。然而我深知道伍底性情。如果他接到你以前許多次信都置之不理，那麼這一封信也不會使他改變心思，這一封信底命運也不過是夾在書本裏供鱷魚底食料罷了。況且連你那張美麗的照像也不知道遺失在什麼地方，落在什麼人底手裏去了。伍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要在字條裏加上『爲了我底緣故』這一句話。

信發出了。我相信伍一定會寫回信給你。你得到了他底回信知道你所愛的人還活在這

世界上對於你這也會是一個很大的安慰罷。這樣想着，我很覺得痛快，我想我做了一件痛快的事了。

我以為信一發出我底心就可以平靜了。然而事實上因了你底這封信却使我整整有了兩天的回憶。我回憶起你和伍和我同在巴黎的情形，我們當初的會面，你和伍的關係。

有一天罷，法文已經學得不錯而且在大學裏聽了兩年多課的伍忽然告訴我他要到 Alliance Française 夜班去補習法文了。我和伍同住一個旅館裏，他底房間和我的底房間是緊隔壁。我底房間你不會進去過，我們見面都是在伍底房間裏，雖然有時候你來了，伍款留你吃飯，他便把飯拿到我底房裏煤氣架子上來燒，你却始終不知道我底房間是什麼樣子。那時候我和伍是在一道做飯，另外還有一兩個朋友，因為我怕寂寞，所以大家都在我底房間吃飯，在吃飯的時候我們暢談着故鄉的種種事情或個人底希望，我們什麼話都談，往往談了一兩個鐘頭那一天伍說要去補習法文我們都覺得奇怪。不過他也有正當的理由，所以他終於去了。他和你認識的機會就在這一次的談話裏決定了。現在想起來，如果你知道我當時會勸他不要去補習法文，不知你會感激我呢，抑或是怨恨我？然而我們誰都不是預言家，都不知

道未來的事。就是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會有和你這段的姻緣呢！

可是事情終於來了。聽過了兩夜的法文課以後，伍忽然在吃飯的時候帶着異樣的表情說出你底姓名來了。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姓名呵！又過了兩天，他對於你的批評就來了：「非常誠實，」「異常天真，」「有勇氣，」「又有毅力。」他誇耀地在告訴我們他和你認識的經過。你們同在夜班補習法文，在休息時間裏你走過來和他談話。你把他當作一個日本人，但當說明是中國人時，你對他態度並沒有絲毫的改變。於是籍着那你們倆都懂得的法國語言底幫助，你們一個奧國少女和一個中國青年就成了朋友。

凡是伍所知道的關於你的事情，他都告訴了我。我知道你是一個中產人家的女郎；因為不願意受家庭底束縛，便跑到外國來謀生。據說你是從維也納步行到巴黎來的。後來你底生活情形以及別的一切，我都由伍底口裏聽到了。我知道你學會了裝訂書報的手藝，白天在一個訂書作裏作工，每月有四百佛郎的工資，這確實是微少的工資，尤其是對於一個少女。更後來你底面貌我也知道了。橢圓形的豐腴的面龐，一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活潑的大眼，一個玉蕊般的鼻子，一張表示出有決心的小嘴，堅實的身體。甚至於你有一雙粗細適中的腿的事，我也

知道了，因為你生蘇伍說過，你底父親因為你底腿生得好，便要你將來去學跳舞、學演戲……總之，我把你知道得這樣清楚，可是那時候我還不會見過你一面呢！我現在把這些事情毫不隱瞞地告訴你，你該不會十分怪我罷，而且使你有機會知道你是怎樣地顯現在一個未蒙面的人底眼裏，你也許可以得着一點安慰罷。不過現在我並不是未蒙面的人了。

那時候是在四月，四月在這多雨的巴黎城裏算是天氣最好的時期。陽光，新綠，單是這兩樣就夠人懷念了。照例星期日我們幾個朋友要到郊外樹林裏去散步的，伍自然也和我們同去。可是自從他認識了你以後，逢着星期日他便不肯和我們同去散步了，因為他有了你，他要陪着你玩。爲了這件事他不知道受了我們若干次的嘲笑，他都微笑地忍受了，不動氣，也不分辨。自然他知道我們底嘲笑是好意的，就是使大家玩得更快樂一點使大家有大笑的機會，不然我們這一羣常常是太沉悶了。你和伍很接近，你可以知道他，你看他有時候竟是多歷沉悶的人呵！是的，我們底嘲笑常常是好意的。譬如伍說他這一天要和你到樹林裏散步，我們便不約他出去，我們只得給他提議說在樹林裏很有機會把她擁抱幾下，或者和她接幾次吻，他雖然分辨說還沒有到這程度，可是晚上他回來的時候他就會多少帶點羞怯的微笑地抱怨我

說：「總是你們不好。不然我決不會想到擁抱接吻的事上面去。」我知道他已經擁抱過你了，而且吻過你底嘴唇了。我又知道這時候他心裏是很歡喜的，這看他說話時的夢幻的樣子就明白了。所以我帶笑地回答說：「我不好？你正應該感激我呢！……這些事你是不會知道的，但是如今我不隱諱地告訴你了。我想你是不會怪我們的。固然我們當時料想不到你們中間會有如今這樣的結局，固然這些擁抱和接吻如今會給你增加些苦痛的回憶，然而這些擁抱和接吻究竟是很聖潔的，無可非難的。你有什麼可以惋惜的地方呢？縱然是爲了痛苦。」

又有一天我們陷在困難的情形中了，因爲國內的款並沒有按期寄到。我們幾個在一處吃飯的朋友起了恐慌，大家商議的結果是推定請伍出去借錢，因爲他比我們先來巴黎，而且朋友也比較多。他出去了，晚上十二點鐘還不見回來。我知道夜班是十一點鐘下課，他一定是到別的地方去了。也許白天不會借到錢，所以晚上再去試試。但這夜深他到什麼人底家裏去了呢？我想不出。可是我底眼皮已經開始垂下來了。我習慣總是在房東熄電燈以前睡覺。

不知什麼時候門底響聲驚醒了我，模糊中我聽見伍底脚步聲，接着起了擦火柴的聲音，於是火光一亮。我知道一定是伍回來了，到這裏來拿鍋去燒洗腳水，因爲他是每晚都要洗腳

的便問道：「伍佛才回來什麼時候了？」

「大概有一點多鐘了，」他站在煤氣架子前回答我。

「你可以早些去睡了。回來得這樣遲，到什麼地方去了？是不是錢沒有借到嗎？」

「錢借到了，」他憂鬱地回答。

我很奇怪他為什麼有這憂鬱的聲音。可是不等我開口，他就走到我床頭，靠着欄杆，使他發出低微的響聲。他遲疑地，畏怯地說：「金錢借到兩百佛郎……我……用了。」

「你通統用了？真的？」我驚奇地問，因為我知道他素來不喜歡亂用錢的。然而他素來不扯謊，或開玩笑。「那麼明天我們底中飯呢？」

伍不開口了。我有點不高興，他為什麼不顧我們幾個人底飯食把借到的錢一個人通統用去了呢？我也不說話。我不高興的時候常常是不說話的。

「現在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借錢了……這兩百佛郎也還是費了大力纔借到手的……明天叫我怎樣對付他們呢？」伍自怨自艾地說。「我本來不應該用這筆錢的。不過我看見她那樣子，我完全把自己底事忘記了……金你寬恕我嗎？我把錢通統借給她了。」

「借給她了。」我更覺得驚奇了，但我却開始了解伍了。

「是，通通借給她了。今晚下課以後我和她同到鐵塔下面的公園裏去散步。這一個明媚溫暖的春夜！那裏有蒼翠茂盛的樹木，清香沁鼻的花草！那時已經夜深，遊人很少，園裏很寂靜。天空閃耀着一天的星。我們慢慢兒在曲折的幽徑裏闊步着，一面談着彼此底身世。我們走到橋上，正借着星光眺望那春夜的巴黎。我們底話題忽然轉到她現在的生活狀況。她說她在巴黎是異常寂寞，沒有一個親人，她懷念着故鄉的家庭。她又說到她目前的苦況，明曉因為沒有錢交學費恐怕要輟學了。房錢一個星期內也要交付了，她手邊沒有一文錢，現在又不是發工錢的日期，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在巴黎她是孤另另一個人，連一個親人也沒有，忽然我看見她底眼淚流出來了。我找不到半句話可以安慰她。我只想和她同聲一哭。後來我想起了身邊的兩百佛郎。我拿了出來預備借給她。我又怕她不肯收。我還扯了一個謊說我底家款寄到了，所以有錢借她，她將來可以還我。她纔收下了。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們底事。我沒有想到我們明天連買麵包的錢都不夠……」

我不等他說完就插口說：『不要多說了。錢，我可辦法。我明天一定給你借到兩百佛郎，你

現在去睡罷，明天早晨有課嗎？」

「沒有。只是我不該做錯了事，要你來着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借到錢。」

「做錯了事？不，你做得很對的。我若處在你底地位，我也會像你這樣做。」

「金你真是這樣想的嗎？我多麼感激你，」伍驚喜地說。

「不要說感激了。你快去睡罷，」我也覺得高興。然而等到伍去了以後，我却感到爲難了。我到什麼地方去找這兩百佛郎呢？我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好的辦法。最後把心一橫自語道：「家裏還有些玻璃瓶，至少還可以換一餐麵包。其餘的事明天再說罷。」我底思想也該到那明媚溫暖的春夜，樹木茂盛的公園，曲徑裏散步着的情人，寂寞的少女底眼淚。我感動地流了眼淚。我完全忘掉了明天的麵包了。

第二天早晨出乎意料之外地銀行送了通知書來，我底家款到了。於是借錢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解決了。

我如今把這件事情告訴你，並不是要你回想到你底過去的夢魘，不，我底意思全不是這樣，我要你明白就在那時候你已經了給我們何等良好的印象。你看，你是怎樣地使我們有了

含淚的微笑了，這可祝福的微笑呵！她使我們變得純潔多了。姑娘，你看，生活究竟是多麼美麗的呵！

於是那一天來了。伍和我商量請你來吃飯，他很高興地對我說你答應來了。他買了楊梅，買了牛奶，買了雞蛋，買了番茄，又買了米，早早地在家裏預備起來。把番茄放在米裏煮，說是你愛這樣吃的；把楊梅洗乾淨了浸在牛奶碟裏放了糖進去，說也是你愛這樣吃的。四五點鐘的光景你來了，伍底房裏有了異乎平日的歡笑聲。我和另外一個朋友進了伍底房間。那另外的朋友，就是你說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呵！一推開房門，我差不多吃了一驚，我想怎麼世界上竟然有這樣純潔的面貌呵！那時你和伍並坐在床上。你穿着黑色的綢衫，腰間緊緊束了一根窄的紅皮帶，健康色的肩膀露出來。與黑衫映着顯得更加鮮豔。這裝束在法國女子中間很少看見的。這已經夠給人一個新鮮的感覺了。然而還有你底面貌呵，這面貌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了的。橢圓形的豐腴的面龐，一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活潑大眼，一個玉葱般的鼻子，一張表示出來有決心的小嘴，這一切都是我所深知道的，但是我料想不到的，使我驚奇的，就是在這一切之外，還有那天真的，純潔的表情，不，「天真」和「純潔」這些形容詞還不恰當。我將

用什麼字來形容呢？我或者可以把我底當時的感覺說出來。就是見了你人馬上就忘掉了自己，他底心高揚起來，好像受到了一次祝福，要把這祝福再施給他人。總之一切瑣碎的思想都沒有了，只想做一件好事，幫助他人，甚至不認識的人。你底美就是這樣的一種美，至少你給我的印象是如此。你該不會以為我底話有些誇張罷，我是真實地寫出我底實感呢！

你帶笑地從床上站起來，伍給我們介紹了，大家握了手，坐下來，談了些話，我們就這樣認識了。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都很快活，因為伍得到了一個這樣純潔的你。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你和伍的關係也跟着時日深了起來，你常常到他這裏來，他也到你那裏去。一天他很高興地告訴我們，你把兩百佛郎還給他了。他一定不收，但你堅執着要還，他說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你和別的女子不同。他又說你約他在暑假時一同步行到法國南方海濱的縣分去玩，他很高興地答應了。爲了籌劃這筆旅行費他便選了一本法文小說來翻譯，預備寄回國內去賣錢。伍底爲人平日是很「實際的」，他不喜歡詩和小說，可是爲了你底緣故，爲了要和你同去旅行底緣故，他竟然用功地翻譯起小說來，這也可以看見他當時愛你之深。後此他除了上課或者和你出去遊玩以外，他就不出街了。他伏在那小小的圓桌上，一字

一字地翻譯一本左拉底沉悶的小說，我看見他這樣子有時候不禁笑出聲來，但我對他這行為很了解的，而且我願意担任替他去交涉賣稿的事。不過這也不能阻止我嘲笑他。我嘲笑他，我同時又暗地祝福他，祝福你。日子就這樣過去了。你還常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常常談笑。生活是如此地美滿。

然而陰影來了。不知怎麼樣我注意到伍底翻譯工作變得很遲緩了。而且我還注意到了別的事。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我忽然對伍說：「伍你近來又變了。」他吃驚地望着我，但他開始明白我底問話底意思了。他埋着頭吃他底盤裏的馬鈴薯，不回答我底話，我又說：「是，我看出來你近來不大愛了。」

伍慢慢地抬起頭用憂鬱的眼光來看我，他開口了。姑娘，你猜他怎樣回答我呢？他說：「不錯，你說得對。」伍底誠實是值得稱讚的，但反而因了這誠實我感到了很大的痛苦。我又問道：「爲什麼要這樣呢？你們倆不是很好的一對嗎？你還可以再在什麼地方去找尋像這樣的一個女郎？」

伍思索了半晌纔用憂鬱的聲音回答我，他底態度依舊是很誠懇的。他說：「我這個人也

許是生就了這個不適宜於戀愛的性情罷。不知爲什麼緣故我底心忽然冷淡起來了，我開始覺得我不愛她了。而且我們倆也很難結合，她究竟是一個外國女子。」我憤憤地說：「外國女子又有什麼關係？只要是一男一女，只要是互相在愛着，就可以結合了！」我以爲我底理由是正當的。

姑娘，你想伍怎樣說呢？他很莊重而且做着手勢地說：「我通統想過了，我和她結合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風俗習慣都不同，回國以後會感到種種不便。而且外國人底生活標準比中國人底高得多……」

「可是丁底生活是非常儉樸的呢，她不見得就不及中國女子。」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插口說。

「然而她總是個外國人，」伍固執着說。我知道這是託辭。

我們底話都失了效力，因爲伍底心已經開始冷了。我不敢想像你那時候的心情，我相信你底敏感的心一定會知道伍已經開始不愛你了，這對於你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打擊呵！

在這一次談話以後我看見你到伍底房裏來過幾次，我每一次看見你，就想到伍從前告

訴我的你願意跟他回中國去的話，我底心就感到一陣劇痛。是的，誰看見你那純潔的面龐上的含着隱憂強為歡笑的表情，能夠不感到心痛呢？何況是一生祈禱着世間不會再有一個感到不滿足的人的我！

你不再在我們這裏吃飯了。我問伍爲什麼不留你，是的，我相信他要是留你的話，你一定不會走的。每次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示意叫他留你吃飯，他總是裝作不懂得樣子，也許他真是不懂，因爲你已經不復是他所關心的人了。

愛情變換得這麼快，簡直令人不相信。說伍愛上了別人嗎？我們敢担保他那時候很少和別的女子往來。「你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我們憤憤地責備他說，我希望他否認，他分辯，然而他却苦笑着，誠實地回答說：「是。」這誠實，這多麼殘酷的誠實呵！

過了一天你來了，但不久你和伍一同去了，我只看見你底那樣極力忍住的悲傷的樣子，我不知道你和伍談了些什麼話。在吃晚飯的時候，伍坦然地對我們說：「我們出去的時候在路上，忽然悲聲對我說：『伍，你不再愛我了。』我回答說：『是的，但我也沒有愛別人的呢！』因爲我想我不能夠哄騙她。她聽了我底話，好像受了鞭打似的急急掉開了頭，她埋頭走着，不

再說一句話。我們快要分手了，我覺得讓她這樣回去，心上未免過不去，恰巧走過一家賣花店前，我便和她進去，買了一束玫瑰花送她，又選了一朵最好的替她插在外套上，這樣我們才分了手。」

「我想她回到家裏一定會吻着花痛哭的，你太殘酷了！」姑娘是這樣嗎？因為這是你以為有着聰明的面顏的那個朋友對伍說的話呀！

我呢？我沒有說什麼話，我只是想找個機會來痛哭一場。我才知道生活是怎樣地可怕。

又有一次晚飯後我們在房裏談話，談着你底事和別人底事，談了一兩個鐘頭。伍回到自己底房裏去了，但他不久又拿了一張紙條走過來。大聲說：「奇怪，！來過了！」他把手裏的紙條遞給我。我讀着你寫的字：

「親愛的伍——我知道你不再愛我了，但我還愛你。你不能多少愛我一點嗎？你這幾天不再來看我了。我一個人在家裏寂寞得難受，到公園去或別的地方去也是一個人冷清清的，沒有一個肯聽我的談話，肯安慰我，關心我的人，只有你了。你究竟曾經愛過我呢！所以我來找你。今晚月亮很好，是這樣美麗的夜！我想約你出去玩。我來了，你不在房裏。

但鑰匙又在門上鎖孔裏，我知道你沒有出去，即使出去了，也去不遠，馬上就要回來的。我在房裏等着，等了這許久還不見你回來。我想你一定是在你朋友底房間裏，可是我又不知道是幾號房間。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呢？你這幾天爲什麼不到夜班上課呢？還是事忙？我現在去了。希望你明天晚上到我家裏來一次，無論你愛我不愛我，請你一定要來一次呀！我永遠是愛你的。

你底！

姑娘，我把這封信抄錯了嗎？我敢說不會的，因爲我至今還替伍保存着這封信呢。你底這封信不僅感動了我們，甚至把「實際的」伍也感動了。他聽了我們底勸告馬上就到你那裏去，到了夜深才回來。我們心裏很快活。我們想你們底愛情又復生了！這可祝福的新生呵！

於是我們，你和伍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又有了一些歡笑的機會。快活的日子。我們想從此憂鬱不會再來拜訪我們大家了。生活究竟是美麗的。

然而過了一些時候陰影又開始來了。我明顯地看出來伍底愛情又開始在動搖了。於是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極力在設法避免第二次悲劇之出演。

一天晚上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和伍談到你，伍表示了一點厭倦的意

思，那個朋友便莊重地對他說：「伍我看你也需要一個女人，你有時也感到性的苦悶，那麼你和I給合不好嗎？你爲什麼還要猶豫呢？你難道還可以在別處找到比她更好，更愛你的女子嗎？」

伍依舊不躲避，他坦白地回答說：「你底話固然不錯。可是我覺得現在又不愛她了。我這一個缺乏熱情的人確實是不配女人來愛的，我對於被愛的事也有點厭倦了。況且她是一個外國女子，我底家庭恐怕又通不過……」

姑娘，你底事失敗了。他有那許多的理由。而且現在又加了一個「家庭通不過」。他是很誠實的，他決不想說一句謊話。我們相信他。但我們也可憐他，同時我們想爲底你不幸一哭。接着我們和伍又談了許久，他又發表了他底長篇的解說，結果是等於沒有結果。

我們只有苦痛地等待着第二次悲劇之演出。這第二次的悲劇顯然要比第一次的更可怕罷。然而別一方面的打擊來了。一天早晨伍得了一個電報，是他底兄弟發的，說母親病危叫他馬上由西伯利亞歸國，並把路費電匯了來。

伍素來愛母親，這電報顯然給了他一個大的打擊，同時也是給你一個更大的打擊罷。

他決定馬上回去了。他懷着悲痛的心情整整忙了兩天，他差不多要失了常態，他完全把你忘掉了，他甚至囑咐我你來看他時不要把他回國的消息告訴你，他不願你去和他送別。

果然第二天，就是在他臨行的前一天，你來了。我聽見你底脚步声，我聽見你在叩他底門，我開了門一張又馬上把門關了。我怕被他看見，因為我不願對你扯謊。我聽見你在門前遲疑了一會兒，終於走了。於是我開了門，立在欄杆前，望着正下着樓梯的你底背影，我含着眼淚微笑了。我在心裏喚着你底名字，我暗地祝福你。你去了，我又回到我底房門前，我在那裏癡立了一會兒。我完全忘記了自己。

第三天就是伍臨走的那一天了。他早早的走出去了。我吃過中飯後在他底房裏取東西。有人在敲門，我連忙去開了門。看見你立在門前，我不讓你進來，怕你看見房裏的情形，我便帶笑說：「伍出去了。」你失望地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爲了你底緣故，我不得扯謊了，但我也意願完全扯謊。我說：「他得了家裏的一個急電，恐怕要到深夜才回來。」

「什麼事不要緊嗎？」你底面容立刻變得憂鬱了。我不敢直視你底純潔的眼光，我慚愧地底着頭說：

「謝謝你，不要緊的，我叫他明天來看你。」

姑娘，你看我是怎樣地哄騙着你呢？你現在願意饒恕我嗎？

你底臉上又有了笑容了。你用極其溫柔的聲音對我說：「謝謝你。請你告訴他我來看過了他。」多麼溫柔的聲音呵。於是我們握了手分別了。這就是我們底最後的一次的會面呵！這次會面以來我忘掉了許多事情，可是你底印象我却永遠忘記不掉。我每一次想到這次的會面，我就禁不住含淚地微笑了。我好像受到了一次的祝福，我就想到要做一件好事來幫助別人了。爲了這個我是應該如何感激你呵！

天晚了，伍回來了，我們幾個朋友又聚在一處了。行李已經收拾好，而動身的時間還早，我們談些閒話。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問伍道：「你不給工，寫封信嗎？你就這樣走了，也不去和她告別！」

「好罷，」伍疲倦地說，摸出自來水筆在日記簿上撕下一頁紙，匆忙地寫了幾行，遞給我說：「你替我寄去，你知道她地址。」我把信讀了，上面沒有什麼感情的話，他就拿這個來和一個情人告別！我很不滿意，可是在這臨別的一夜我也不願意拿不快意的話來分他底心。我默

默地把信藏在懷裏，我想這封信不知道會怎麼地傷你底心。我差不多連寄發的勇氣也失掉了。

在月台上送了伍上車後回來，在地道車裏我和那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談着伍和你
的事。又談到伍給你的那封告別信。我把信給那朋友看，他讀完了嘆了一口氣，默默地拿着信
紙出神。忽然他底眼裏發出光來，他底臉上露了笑容。他得意地說：『我有辦法了！』然而又問
我道：『你有伍底相片嗎？』

『有一張美術照片。』我惶惑地回答，我不曉得他底辦法是什麼。

『那更好了。等我來造一封假信。我們回去馬上就做罷！』

他果然用法文寫了很委婉的告別信，把伍底國內通信處也告訴了，並且把那張美術照
片也簽了名附寄去。他真不愧為聰明，他學伍底筆跡學得真像，他寫信寫得那樣好！你稱讚他
底聰明，他底聰明竟然把你也騙着了！

我們把信寄了出去。我想你一定收到了的。可是以後我們就沒有得着了。你底消息，也不
會遇着你一面。你就不留痕跡地消滅了，因為不久我又因事離開了巴黎。半年以後我回到巴

黎忽然想起了你，到那地址去找你，據房東說你很早就搬走了，並不會留下一個新地址。不過彷彿會說過要回維也納。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關於你的唯一的消息。

伍回國後，竟沒有再到法國來，連信也沒有來一封。我回國後纔遇見伍知道母親病危的消息是假的，是造來騙他回去結婚的。他結了婚很不得意，整日地過着平淡的機械的生活。他時常和我談起巴黎的生活，表示了深切的懷念。他卻不會談起你，即使我提起你底名字，他也故意把話題支開，使我也沒有辦法。我只有暗地嘆息，我只有祝福你另外找得一個比伍更滿意的愛人。然而無論如何我伍從底口裏總得不到你底一點消息。

一直到讀了你最近的那一封信，我纔知道你曾經寄了那許多的畫片和信函給他，而他竟忍心連一封回信也不寫。

這件事過去後又有半年多了，伍病好了回到上海來，我們談了許多話，我忽然想起了你底信，便問他道：「你接到底信嗎？」因為伍在回信裏並沒有提過這件事。

「接到了，伍帶笑地說。

「你寫了回信去罷，」我無意地說。我並不是有心問他，因為我相信他一定早寫了回信

去了。

「我沒有寫回信，而且連她底信也不知遺失在什麼地方去了。」伍底面上依然帶着笑容。

「真的？你果然這樣做了？」我憤憤地說，我怪他竟然是這樣無情！「你竟然連這一點小的安慰也不肯給她嗎？」

「這有怎麼辦法呢？環境逼迫着我不得不這樣做。我已經不能夠愛她了，那麼還留着她底紀念物又有什麼好處？只不過更容易破壞我和妻中間的和平罷了。所以連她從前給我的她底照像也給別人拿走了。你知道我是不會愛妻的。我現在才知道世界上只有她一個人真正愛我，而且我只真正愛過她一個人……可是現在什麼都完了！這只是一場好夢……」

我不能夠再責備他了，我覺得我是開始在了解他了。像他這樣的人也只能夠這樣做。這在他是無可非難的了。姑娘，你深知道他，你爲他設想，你以爲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嗎？……

然而我是不能夠沈默的。我應該把他底這番心事告訴你，我是他底一個朋友，我也是你底一個朋友，我應該代他寫這封信給你，使你知道他一生也不會寫回信給你了。你縱然每天

寫一封信給他，把你底胸懷完全吐露出來給他，他也不會放棄他底沈默的態度了。對於你，他是死了。

可是有一點你可以引以為自豪的，也許可以安慰你的，就是你終於獲得了他底心。就在沈默中他也時時暗地祝福你，想念你。不過爲了另一個人，也許同時還爲了他自己底和平與幸福，他不得不在表面上把你忘掉了。他是這麼一個人。我並不贊同他底辦法，但我多少了解他。我希望你也能夠了解他。因爲你了解他，你自己也可以寬解一點，同時你也可以勉強把那過去的事忘掉了。

世界是這樣地大，需要着愛的人是這樣地多。你在他底身上已經不能用你底愛了。那麼把你底愛發展出去，不要再專愛那一個人。去愛那廣大的人羣罷。從他們那里你不會得到失望的。是的，能這樣地愛人，決不會有失戀的結果。

姑娘，你相信我嗎？這是我底第一封信，也許還是我底最後的信了。我祝福你！

你底有着正直的面顏的朋友

將軍

『你滾開罷，今晚又碰着你！』費多·諾維科夫昏迷似地罵起來，就把腳踢到一隻瘦黃狗的身上去。那狗原先縮成了一團，伏在牆邊，被他一踢尖聲叫起來，馬上伸長了身子，一偏一跛地往旁邊一條小巷裏跑去了，把寂靜的馬路留給他。

『在你們這裏什麼都不行，連狗也不會咬人，狗也是這麼軟弱！』諾維科夫常常憤憤地對着那個肥胖的中國侍者說，他差不多每晚都要在那一家小咖啡店裏喝點酒，直到把那身邊帶的錢花光了纔昏昏地走出來。在那咖啡店裏他是很得意的。他常常和那個中國侍者談話，他什麼話都說。『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在我們那裏冬天會把人的鼻子也凍掉！』他好幾次得意地對那侍者說了。那個中國人永遠帶着笑容聽他說話，在這樣大的城市裏就似乎只有那一個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話。『你們不行，你們什麼都不行！』當他想到自己所受過的委曲而生氣的時候，他就憤憤地向那個中國人罵了。

他走出咖啡店，不過十幾步光景，一股風就對着他迎面吹來，像一根針把他的鼻子刺一

下，但他馬上就覺得沒有什麼痛楚了。他把身子搖擺着，強硬似地說：「這不算什麼，這不算什麼，你們這裏冬天並不冷，風也是很軟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鄉，那風才是真正厲害呢！風在空中捲起來，連人都會給他捲了去。那雪風真可怕！牠會把拖着雪車的馬吹得倒退。他記得那時候他和將軍在一起，就是那出名的除伯次奎親王，一個晚上，他陪着將軍冒雪趕到彼得堡去，馬夫在路上凍壞了，馬發狂似地在風雪中亂跑，幾乎要把車子撞到石壁上去，還是虧他告了奮勇去拉住了馬，和風雪爭鬪和馬爭鬪，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勝利。後來進了旅店，將軍很高興地拍他的肩頭說：「朋友，你很不错，你應該得一個十字章！」將軍還和他握手呢！不久他升做了中尉。是的，那將軍很高興提拔他的。他很有希望做一個將軍，但是後來世界一變，什麼都完結了。那將軍死在戰場上，他的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將軍完結了。從那時候起許多戲劇裏的場景接連地在他的眼前展現着，變換得那麼快，他好像在做夢，最後他就漂流到了中國，這什麼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了下來，住了下來，就糊裏糊塗地混過這幾年，現在就像被什麼東西絆住腳跟似地，他要動彈也不能夠了。

「中國這地方就像沙漠一樣，真是一個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沒有一個活的人！」他

走在寂靜的馬路上，看看黯淡的燈光在夜的寒風裏戰抖時，就禁不住想到家鄉，想到家鄉他就禁不住要發出這樣的嘆息了。

一輛黑色的汽車從他後面跑過來，像蛇一般只一竄就過去了，沒有大的叫聲。燈光在他的眼前開始打轉，一團一團的旋轉着，他好像被包圍在金光裏面了。他不覺得奇怪，似乎頭變得重一點，心却是很熱的。他彷彿聽見人在叫他：『將軍。』他就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這裏也聽慣了將軍的稱呼。起初是他自己口裏說着，後來別人就開玩笑地稱呼他做將軍。那個中國侍者就從沒有忘記過叫他做將軍。那個愚笨的老實人，也許真正相信他是一個將軍。他的態度不就像一個將軍嗎？每次那侍者稱他做將軍，他就驕傲地想：『你們這裏有什麼將軍可以比得上我？他們都配做將軍，我為什麼不配？』當他端起酒杯來喝的時候，他用輕蔑的眼光把屋子裏的陳設看一下，心裏非常得意，以為自己真正是一個將軍了。

然而從那咖啡店出來，他低頭一看自己的身子，就像把將軍的官銜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驕傲便馬上飛走了。在咖啡店門前沒有汽車和馬車等候他，只有一條長的馬路伸直地躺在那裏。他要回家還得走過這馬路，再轉兩個灣，走兩條街。路不能算遠，可是他每晚總要在咖

啡店裏坐的時候很遲纔走。他說是回家，但看他那神氣，他又像不願意回家的樣子。對那個中國侍者他什麼話都肯說，但一提到家他就膽怯似地把嘴閉住了。

沒有汽車，馬車，沒有侍者，沒有府邸的將軍，這樣算得什麼將軍呢？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條件有些不夠了，就不由得想到府邸上面來。『現在將軍要回府邸了。』一次喝飽了酒他就壯起膽子對侍者這樣說了，於是搖擺着身子走了出去。

給風一吹他的臉就有些涼了，頭腦裏突然現出了一個「家」字，好像這個字是風給他吹進來的。於是他的眼前就現出來一個房間，一個很簡陋的房間，在一個中國人開設的公寓的樓上，這是他的府邸呀。在那房間裏還住着他的妻安娜。他自己的年紀快到四十歲，安娜却要年青一點。他做中尉的時候就和她結了婚。她是一個小軍官的女兒，有着普通俄國女子所有的好處。她跟他在一起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就沒有分離過。她應當是一個很體貼的妻子，但爲什麼一提到她，他就覺得不舒服，覺得害怕呢？那原因他自己很知道，但他却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她真正是我的妻麼？』每一次走進那個弄堂，遠遠地看見自己的家，就禁不住這樣地

疑惑起來，有好幾回他走到後門口却不敢按那電鈴，却躊躇了半晌纔伸出了手。茶房來開了門，他就撲進裏面去，困難地爬上了樓，把鑰匙摸出來開了房門。那裏面照例是空空的，只有一些香粉的氣味在等候他。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夫人晚上要去赴宴會呀！」他扭燃電燈，一個人走來走去，在桌上床上到處翻了幾下，就這樣說了。他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彼得堡的時候，除伯次奎將軍就常常讓他的妻子整夜地和賓客們周旋，將軍自己却忙着做別的事情。「是的，做將軍的都是這樣，都是這樣。」

雖然這樣說，但是他的心並不是很安寧的。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樣的話，不過他的頭腦却沒有功夫去思索了。他就在床上躺下來，換句話說，他就糊裏糊塗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還看不見安娜，她依舊沒有回來。也沒有人招呼他，還得他自己照料自己。後來安娜回來了，她會料理他們的中飯，她會給他一點零錢花。

「安魯達，你真漂亮呀！」他一看見妻子的擦着粉的臉，就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不許你這樣說，你沒好心的！」她走過來微笑着給他一個吻，她的樣子帶了點疲倦。

「我以後不說了，可是我看見你回來，喉嚨就癢起來，禁不住又說出這種話。」他像接受恩惠般地授受了她的吻，說話時態度很謙遜，還帶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費多，我知道，你這酒鬼，就把錢送到酒上面去。」她帶笑地責備他。

「不要說了，安魯達，在彼得堡我們整天地喝香檳呢！」他哀求似地說了，這自然是誇張的話，在彼得堡，他不過偶爾喝着香檳，在家鄉時他却喝過極特加的。

「在彼得堡，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們是在中國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說着就漸漸把笑容收斂起來，一個人在那舊沙發上坐下去，把眼睛望着壁上掛的一張照片，在那上面展示着十幾年前他們夫婦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見妻子不高興了，就走過去勸慰她，他坐在沙發的靠手上，伸一隻手去挽住她的頸項，抱歉似地說：「都是我不好，我使你不快活，你要寬恕我。」

她把身子緊緊偎着他，不回答話，却自語似地嘆息說：「那些都成了捉不回來的夢景了。」

「安魯達，你又在懷念彼得堡嗎？不要老是拿那些懷念來折磨你自己呀！」他痛惜地說，他究竟還熱愛着他的妻子，和從前沒有兩樣。

「我再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關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問我要錢！」她半氣憤地半帶哭聲地對他說了。她的眉頭不停地起伏着。

這情形並不使他驚訝，在他的眼睛裏這並不是第一次。他都知道妻子的性情。她前一晚上從別人那裏受了氣，她回家時就要把氣在他的身上發洩出來，但這所謂發氣也不過說幾句責備他的話，或者嚷着要回到自己的國裏去，這也是很容易對付的，但次數愈多，他自己就漸漸地受不住了。那羞愧，那苦痛，在他的心上愈積愈多起來。

「安魯達，你再等等罷，爲了我的緣故請你再忍耐一下罷。我們以後就會有辦法的，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他起初就拿這樣的話勸她。但後來他自己的心也在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話全是沒有把握的。

「變好起來，那恐怕永遠是一場夢！在這裏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了我！我真正不敢往下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後還有許多日子……」她開始抽泣起來，但看得見她自己還在掙扎，極力要她不哭。

他的心更軟了，一切驕傲的思想都飛走了。只剩了一個痛苦的念頭，他就問：「昨晚是那

人待你還好嗎？」他問，這句話就像把刀往自己的心裏刺，那痛楚使得他把牙齒咬緊了。

「好？我就沒遇過一個好人！那畜牲喝飽了酒，那樣粗暴，就給他蹂躪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給他咬傷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揉她的左膀，過後就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肩頭下不遠處，現出來接連幾排紫色的牙齒的跡印，在白色的手膀上顯得很清楚。

他一生看見過了不少的傷痕，甚至有許多是致命的；但這一點輕微的傷痕却像一股強烈的火焰燒得他不敢把眼睛睜開了。在他的耳邊響着女人的求救般的聲音：「你給我個辦法罷，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他極力忍住眼淚，然而眼淚終於打敗了他，從眼眶裏狂流出來，他不自主地把臉壓在她的肩膀上哭了。

這樣一來，妻子就不再說什麼氣憤話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淚，就用手摩撫他的頭髮，溫和地說：「不要像小孩子那樣地哭罷，你看你會把我的衣服弄髒的。有……話好好地說。我的話是不要緊的，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起初是妻子責備丈夫，現在却輪着妻子來安慰丈夫了。這一哭就完結了兩個人中間的爭吵。

過後丈夫就說：「我以後決不再喝酒了。」兩個人又和好起來，講些親愛的話，做些事，或

者夫婦一道兒出去在一個飯店裏吃了飯，自然不會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個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裏吃飯，由妻子講些那個美國水兵的笑話，丈夫也真正帶了笑容聽着。他們很知道消磨時間的方法。輪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時候，丈夫得了零錢，又得了吩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裏玩罷！』她永遠說這樣的話就像母親在吩咐孩子。但她也知道她一去不到半點鐘他就到咖啡店去了。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進咖啡店的，他對自己說：『這一次我應該聽從她的話了。』他就在家裏規規矩矩地坐下來，拿出那一本破舊的聖經來攤開讀，他想從聖經裏面得到一點安慰。這許多年來跟着他飄流了許多地方的，除了妻子外，就只有這本書。他是相信過上帝的，他也知道當他在生活裏失了忍耐力的時候，他可以求上帝來救他。

於是他讀了：『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又是這樣的話！他不能讀下去了。他想『老是讀這個有什麼用呢？人子都會受這些苦，但是他要復活。我們人是不能夠復活的。他們戲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臉上，鞭打我……這生活實

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就闔了書，把大衣一穿，帽子一戴，逕自往咖啡店去了。

一進咖啡店那個和氣的中國侍者就和往常一樣地過來招呼他。稱他做將軍，給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進肚裏，就開始和那個中國人閒談起來。漸漸地他的勇氣和驕傲就來了。他彷彿真正做了將軍。

「在那裏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得。在彼得堡，將軍的府邸裏……」他得意地說了，這府邸並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親王的，他那時是個中尉。他記得很清楚，就彷彿還在眼前，那晚上的跳舞會，他和安娜發生戀愛的那晚上。那個大廳堂裏燈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晝，將軍穿着堂皇的制服佩着寶星，圓圓臉嘴上垂着兩撇鬚鬚，將軍的相貌不是和他現在的樣子相像嗎？那於多的客人，大半是他的長官和同事，還有那許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麼漂亮，樂隊在奏樂了。許多對伴侶開始跳舞起來。他挽着安娜小姐的腰，她是那麼年青和美麗，她對他笑得那麼可愛。同事們都在羨慕他的幸福。看，那邊不是波利士嗎？他在向他做眉眼，波利士來，來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給他做手勢，像在祝賀他。他笑了，他醉了。

「將軍再來一瓶罷，」中國侍者的粗糙的聲音把那些人都給他趕走了。他睜大了眼睛

看，那白的牆壁上掛了一幅彼得堡的大教堂的圖畫，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嘆了一口氣說：『好來罷，反正我醉了。』

他閉了眼睛片刻，再把眼睛睜開來，看看那中國人把酒給他斟了滿杯，他就用力看看那酒，眼睛花了，在杯裏現出了一個女子的面孔，這面孔漸漸地變大起來，於是他又彷彿回到那跳舞會裏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園裏洋台上去，時候是秋天，正逢着月夜，在洋台上可以望見躺在下面的尼瓦河的清波，月光靜靜地在水面上流過，從廳堂裏送出來醉人的音樂。就在這時候他把他全量的愛都吐露給了她，那個美麗的姑娘在他的懷裏戰抖得像一片白楊樹葉，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愛和他的接吻。初戀是那麼美麗呵，他覺得那時候就是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圖的開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麗的呵！』他不覺感動地讚嘆起來，但是這一來眼前的景象就全變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個中國侍者他帶笑地問：『將軍，你喝醉了？今晚上真冷，再喝一瓶嗎？』音樂，月光，跳舞會，那一切全都沒有了。只有這一個冷落的小咖啡店和一個愚笨的中國

侍者。『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他還想這樣強硬地說。但是另一種感覺制服了他，使他嘆息地搖頭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覺得人突然變得更老了。

『將軍，你們那裏的土全是黑的嗎？』那個中國侍者看見他不說話，帶了興趣地問道。

他含糊地應了一聲，他的眼睛還在記憶裏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姐的臉。

『我看見過一個你們的同鄉，他常常帶了一個袋子到這裏來，一個人坐在角落裏，要了一杯咖啡，就從袋裏傾出了一些東西來。——你猜他的袋裏裝的是什麼，將軍？』中國侍者突然忍不住笑問。那肥臉笑得擠做了一堆，真難看。

他不回答，却讓那個中國人繼續說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傾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淚。我有一次問他那是什麼，他答得很奇怪，他說『那是俄羅斯母親的黑土。』他把土都帳了出國來！這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無限的大草原，沈默的，堅忍的，連續不斷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動着無數的黑影，沈默的，堅忍的，勞苦的……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習的，他不覺感動地說了：

「俄羅斯母親，我們全是他的兒子，他們都是這樣！」他說罷就站起來，付了錢往外面走了。他的耳邊響着的不是中國侍者的聲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聲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寂靜的馬路上他又想起那尼夫斯基大街來了，在那街上就立着將軍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結了。

「完結了，在一個戰爭裏什麼都毀了！」他不覺這樣地嘆息起來，他彷彿看見將軍全身浴着血睡倒在地上，又彷彿看見人們在那府邸裏放了火。那火燒得很厲害，把他的前途也全都燒光了。

「就是你們，你們把我害到這樣！」他把脚用力踏在光滑的柏油馬路上，像在踏踐他的敵人，他就憤憤地罵起來。這話不是對那個中國侍者說的，却是對那些人說的。他想那些人給他的苦痛已經是很多了。

「現在我們不是仇敵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現在不是也在受着踏踐，受着侮辱嗎？」他辯解似地說。他又悔恨地想，他爲什麼不應該回去呢？在這裏他又得到了什麼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了，「我受苦是應該的，然而我不該把安娜也毀了！」他禁不住要這樣責備自己。這時候他彷彿在黑暗的天空中看見了那個美麗的純潔的臉。牠不住地向他逼近，漸漸變成了安娜的現在的粉臉。「她直有一點錯！全是我害她！這些苦都是我給她的！」諾維科夫你這畜牲！「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頭也更沉重了，他把帽子摔在地上，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邊突然響起來，女人的哀求的聲音，他就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在那個粗野的美國水兵的懷裏哭了。那個水兵，紅的臉，紅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齒，他壓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手膀，他發狂地笑，和她告訴他的沒有兩樣。那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撞來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瘋狂地蒙着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麼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個臉，一個女人的滿是淚痕的粉臉，那一張小嘴動着，說：「憐憫我，救救我罷。」

於是什麼東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覺。等到他再睜開眼睛時，幾個人圍着他，一個中國巡捕手裏攤開一本記事冊，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我做將軍，諾維科夫將軍……尼切渥……不要讓安娜知道，我會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渥……我不過喝了一點酒，完全沒有醉，尼切渥……」他用力斷續地說了上面的這些話，他覺得很疲倦，想閉上眼睛。他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她的那個美國水兵的懷裏掙扎，那畜牲把身子壓在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張開，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轉動了。他老是躺着。他說：「帶我去，帶我到安娜那裏去！我要告訴她，我已經決定回去了。」於是就慢慢地把眼睛閉上。

他說的全是俄國話，沒有人懂得他。

——選自《驚草》

狗

我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不知道自己的年紀。我是像一塊石子似的被擲到這世界上來，於是我便生存了。我不知道誰是我的父親，誰是我的母親。我只是一件被遺失了的東西。我有黃的皮膚，黑的頭髮，黑的眼瞳，低的鼻子，短小的身材，我是那千百萬人中間的一個，而且是命定的。

了要在那些人中間生活下去的。

每個人都有他的童年。我也有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卻與其他的人的不同。我不知道暖熱，我不知道飽滿，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我所知道的只是寒冷與饑餓。

有一天正確的日子已經記不清楚了，總之是有一天，一個瘦長的滿臉皺紋的老年人站在我的面前說：『在你這樣的年紀應該進學校去讀書。求學是人生的第一件要事。』他的樣子很莊重，他的聲音很溫柔。

於是我去了。我忘掉了自己的饑餓，忘掉了自己的寒冷。我四處找尋，我發見了堂皇的建築，我也發見了簡單的房屋，據說這都是被稱為學校一類的東西。我昂然走進去了。因為我記着求學是人生的第一件要事。

『去這裏是你不配進來的！』無論在堂皇的建築或簡單的房屋，無論在門口遇見的是兇惡的面孔或和善的面孔，我總會聽見這一句同樣的話。這一句話像皮鞭一樣打着我的全身。我覺得全身都在發痛，我低下頭去了。從裏面送出來孩子們的笑語，長久地在我的耳邊盪漾。我第一次開始疑惑起來，我是否是一個人了。

我的疑惑一天一天地加增起來。我要不想這問題，可是在我的耳邊似乎時常有一個聲音在問：『你究竟算不算是一個人呢？』

破廟裏有一座神像。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我這樣想。神龕裏沒有簾帷，神的莊嚴的相貌全露出來。雖然身上的金已經脫落了，甚至一隻手也斷了，但神究竟是神呵。我跪倒在破爛的供桌前禱告着：『神呵，請指示給我，我究竟是不是可以算做一個人呢？』

神的口永遠閉着，甚至在夢裏他也不肯給我一點指示。可是我自己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我說：『像這樣怎麼能夠算做一個人呢？這豈不是太污辱了這個神聖的字嗎？』於是我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人了。

我斷定我的生活是很合理的。我討殘湯剩飯猶如狗之向人討骨頭。我並不是一個人，不過是狗一類的東西。

我又想，既然是東西當然可以出賣，我便決心把自己出賣了。我插了一根草標在背上，我慢慢走走過熱鬧與不熱鬧的街市，我擡起頭慢慢地走，為的是把自己展覽給人們看，以便找得一個主顧，我不要代價，只要人收買我，給我一點骨頭啃，我就可以像狗一樣地忠心服侍他。

可是從太陽出來的時候起一直走到太陽落下山去，我沒有遇見一個人走來向我問一句話。到處都是猶笑的歪臉。只有一兩個孩子走到我身邊玩弄我背上插的草標。

我疲倦了，我又餓，然而我不得不回到破廟裏去。在路旁，我拾起了半塊帶着塵土的饅頭，雖然是又硬又黑，但我終於嚥下去了。我很高興，因為我的胃居然和狗的胃差不多。

在破廟裏沒有一點人聲。我想，連作爲東西，我也賣不出去了。我不但不是人，而且也是在人間完全需要不着的東西。我便痛哭起來，因為人的淚固然是很寶貴的，而一件不需要的東西根本就不值一錢。

我俯在供桌前痛哭。我想哭個夠。因為我現在還有眼淚，而且只有眼淚。我不僅在破廟裏哭，我甚至跑到有錢人的公館門前去哭了。

我躲在一家大公館門前的牆角裏，我冷，我餓，我哭了，因為我可以吞我的眼淚，聽我的哭聲，免得聽見饑餓在我的肚裏叫。

一個穿着漂亮洋服的青年出來了，他並不會看我一眼；一個穿着漂亮長袍的中年人進去了，他也不會看我一眼，許多的人走過了，沒有一個人會注意到我，好像我並不會站在這裏。

一般。

終於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從裏面走了出來，他注意到我了。他走到我面前，罵道：「去，這裏不是你哭的地方。」

他的話響亮得和雷聲差不多，我的全個頭腦都被震昏了。我的身子被他踢着，像狗一樣。我止了哭聲，捧着頭走開了。我不說一句話，因為我沒有話可說了。

回到破廟裏，我躺下來，因為我沒有力氣了。我躺在地上叫號，恰像一隻受傷的狗。神的莊嚴的眼睛看下來，這一雙眼睛撫着我的疼痛的全身。

我的眼淚沒有了。我爬起來，我充滿了感激的跪在供桌前禱告：

「雖然不是一個人，但既然被命定了該活在世界上，那麼就活下去罷。生下來就沒有父母，沒有親人，像一件被遺矢了的東西，那麼就請你大公無私的神作為我的父親罷，因為我不是人，在人間是不會得着誰的撫愛的。」

神的口永遠閉着，他並沒有說一句反對的話。

於是我有父親了，那神，那斷了一隻手的大公無私的神呵。

我每天雖然和平常一樣出去向人們討一點骨頭，但是只要有了一點東西塞住了我的饑餓以後，我便回來了，因為我也和別的人一樣，家裏有着一個父親，雖然這家就是破廟，父親就是神，而且他的口永遠閉着，不說一句安慰我的話，但在這世界上不肯離開我的卻只有他一個了。所以他還是我的唯一的親屬。

雖然是在寒冷和饑餓中，日子也過得很快，我是一天一天地長大了。

一種奇怪的東西也漸漸在我的體身內發生着。

我自己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人，而且常常拿這樣的話來提醒自己，可是人的慾望卻漸漸地在我的身體內生長起來。

我渴望和別的人一樣有好的飲食，大的房屋，漂亮的衣服，和溫暖的被窩。

「這是人的慾望了，你不是人，怎麼能夠得着這些東西呢？」我一旦發見自己有了奇異的思想時，便這樣地提醒着自己。

然而話是沒有用的，人的慾望畢竟在狗一類的身體裏生長起來了。雖然明知道這是危

險的事，自己也沒有方法阻止牠。

於是大街中商店裏的種種貨物在我的眼前就變得非常引誘人了。尤其使我動心的就是那一雙時常在街中走着的腿。那一雙粉紅色的腿，肉色的腿，多麼細緻，多麼柔嫩，多麼渾圓，真是找不出一點邊際，好像是由一塊紅玉鑿成的，但世間又沒有那樣大的紅玉，而且紅玉又不會有那樣的軟。這一雙腿有時在街中走着，不是在走。是在微微地跳舞。牠們常常遮了我的視線，好像是兩隻大的圓柱。有時候牠們被擺在黃包車上面，一隻壓着一隻，沈醉的斜臥在車上，好像等人來撫摩，來玩弄。

我屢次遠遠地就伸出手，想走到那一雙腿面前去撫摩，去玩弄，可是當我的眼光逼近了那一雙腿的時候，一個念頭便開始咬着我的頭腦：「小心着，你並不是人呢！」於是我的勇氣消失了。

有一天，我卻看見那一雙腿的旁邊躺着一隻白毛的小狗，牠的臉緊偎着那一雙腿，而且牠還沿着腿跳到上面去。我想「這不一定要人纔可以做呢？小狗也可以的。」這樣想着，勇氣便陡然發生了。我向着那一雙可愛的腿跑過去。我快要跑到了，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隻手

把我抓住往地上一推。

「你瞎了眼睛，」我只聽見這一句話，便覺得頭腦昏亂了，眼睛裏面有許多金星在跳我睡倒在地上。

我爬起來。四面都是笑臉，腿已經看不見了，奇怪的笑聲割痛着我的耳朵。我蒙着耳逃走了。

一層縛帶，從我的眼睛上落了下來。我明白了。我恍然明白了。這許多年以來我得意地以爲自己是一隻狗，或狗一類的東西，可是現在我纔知道我還不配做狗呢！

我帶着沉重的心回到破廟裏，我坐在供桌的下面。我默默的想着，想着。我彷彿看見了那隻白毛的小狗怎樣親切地偎着那一隻腿，我彷彿又看見牠怎樣舒服地住在大的公館裏，有好的飲食，有溫暖的被窩，有溫柔的撫愛，妬嫉像蛇一樣敲着我的心。我於是爬在地上，我用雙手雙腳爬行着，我搖着頭，擺着屁股，我汪汪地叫着。我想看我做得像不像一隻狗。

我汪汪地叫着。我覺得和狗叫差不多。我想這時候我總可以算做一隻狗了。我滿意，我快活。我不住在地上爬。

然而我的兩隻腳終於要站起來，兩隻手也不能夠再爬了。失望鎖住了我的心。『連狗也沒有福氣做呵，』我又躺在地上絕望地哭起來。

我含着眼淚跪在供桌前禱告：

『神呵，作為我的父親的神呵，請你使我變做狗罷，和那一條白毛小狗一樣。』
神的口永遠閉着。

我每天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但我還沒有做狗的福氣。

三

我有黃的皮膚，黑的頭髮，黑的眼瞳，低的鼻子，短小的身材。

然而世界上還有白的皮膚，黃的頭髮，綠的眼瞳，高的鼻子，高大的身材。

他們，一個，兩個，三個在街中大步走着，昂然地擡頭四面張望，亂唱，亂叫，亂笑，好像這大街中就只有他們三個人。其餘的人畏怯地在他們身旁走過，或是遠遠避開他們。

我有了新的發見了。所謂人原來也是分着等級的。在我平常看見的那種人上面，竟然還有一種比他們更偉大的人。

戴着白布的帽子，穿着有白邊的藍色衣褲，領口敞開露出有毛的皮膚，兩個、三個、四個。自從有了那一次的新發見後，我便常常在街中看見這種更偉大的人了。

他們永遠是笑着，唱着，叫着，或是拿着酒瓶打人，或是摸女人的臉。有時候，我甚至看見他們坐在黃包車上面，膝上還坐着我所愛的那一雙粉紅色的腿。他們嘴裏說着我不懂得的話。

人們恭敬地避讓他們，我更不敢接近他們身邊，因為他們太偉大了。

我只是遠遠地望着他們。我暗中崇拜着，我祝福着。我的饑餓被欣喜滿足了。我爲了世界上有這樣的偉人而慶幸着，我甚至於因此而忘掉了自己的痛苦。

我暗中崇拜他們，祝福他們。我時時謹戒着自己，不要接近他們身邊，免得褻瀆了他們。可是有一次我終於接近他們了。

在旁晚的時候，因為饑餓與疲倦的緣故，我走不動了。我便坐在路旁牆邊，撫着我的塗着血和泥的赤足。饑餓敲着我的心，我的眼睛也昏花了，看不清楚周圍的一切，以至連那偉大的人走來也看不見了。等到看見了要起來避開，然而太遲了。

一隻異常鋒利的腳向我的左臂踢來，好像這隻臂膀被刀砍斷了似的，我痛倒在地滾。『狗，』我清清楚楚聽見這個字從偉大的人的口裏吐出來。

我的手揉着傷痕，我的口裏反覆地念着這一個「狗」字。

我終於回到了破廟裏，我忘掉了痛苦的傷痕。我在地上爬着。我搖着頭，我擺着屁股，我汪汪地叫。我覺得我是一條狗。

我心裏很快活，我笑着，我流了眼淚地笑着。我明白現在我真正是一條狗了。

我帶着感激跪在供桌前禱告：

「神呵。作爲我的父親的神呵！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地感謝你。因爲我現在是一條狗了，那偉大的人，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

神的口永遠閉着。

我不停地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因爲我是一條狗。

四

我又在街中遇見那一隻粉紅色的腿了，牠們慢慢向我走來，像兩隻圓柱。

我幾乎不能忍耐地等牠們走過來。我的心裏充滿了快樂，因為我現在是一條狗了。

皮鞋的聲音近了，我急急地向着那一雙腿撲過去。我爬着，我緊緊抱着那一雙我渴望了許久的粉紅色的腿。我把臉緊偎着牠們，我又去舐牠們。異樣的味道送進我的鼻，我漸漸陶醉了。我的耳邊響着種種的聲音，重的東西壓在我的身上，許多隻手在拖我，可是我緊緊抱着那一雙腿死不放。

五

等我回復了知覺的時候，我是在一個黑暗的洞裏。沒有一點人聲，空氣很沉重，我的呼吸快要閉塞了。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但我知道這決不是狗窩。我還想在地上爬，還想汪汪地叫，可是我的全身疼痛得厲害，連動也不能動一動了。

我又想，在那破廟裏斷了一隻手的大公無私的神依舊冷冷清清的坐在神龕裏面，可是我也不能夠跪在供桌前禱告了。

——選自《光哪》

奴隸底心

「我底祖先原是奴隸呢。」彭有一天驕傲地對我說。

我有許多朋友，他們都對我說到過他們底祖先。他們都同樣得意地說：「我底祖先領有着不少的奴隸呢！」在這些朋友之中大部分如今還領有着更多的奴隸，也有一小部分却已經把奴隸底數目減少，或者竟然完全喪失了，所以現在常常惋惜地追憶着那過去的黃金時代，這是從他們底舉動和談話上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自己呢，根據我底記憶所告訴我的：我底曾祖有四個奴隸，我底祖父有八個奴隸到了我底父親就有了十六個奴隸了。我是領有着這十六個奴隸的。我很得意，因為我是一個奴隸所有主。而且我還有一個志願。就是把奴隸底數目從十六個增加到三十二個。

然而我底生活裏出現了彭，他如今居然毫不慚愧地甚至驕傲地對我說他底祖先原是奴隸。我想他一定是瘋狂了。

彭底來歷，我不知道，但他是我底朋友。我結識他和結識別的朋友一樣，全是由於偶然的機會。他是偶然闖入我底生活裏來的。

事情是這樣：一天下午我從大學裏走出來，腦裏在思索一件事情，不注意地在馬路上下

着脚步，一輛汽車在後面追來，車夫接連地按着喇叭，但我似乎並未聽見。汽車快要逼近我的身子了，忽然一隻鐵腕抓住我底臂往旁邊一拖，我幾乎跌倒在地上，忽而汽車安穩地過去了。我定了神站住脚跟，一轉頭便看見一個瘦長的青年板了面孔在我底身後立着。我謝了他，他不回答我，也不笑，只冷冷地看了我兩三眼，好鋒利的眼光！最後他自語似地說：『以後要當心一點，』便昂然走開了。但從此我便認識了他。

在學校裏我們不同系，我是學文學的，而他學社會科學。我們沒有在同一個課堂裏聽過課，但我們常常見面，每一次我們只說兩三句話，或者甚至不說話，只交換了一瞥冷冷的眼光。然而我們終於成了朋友了。

我們兩個很少作過長談，也不會說過一句像『天氣好』這一類的客套話。我們說的都是些一針見血的話。

我們兩個可以說是熟識的朋友，但我並不愛他。我和他做朋友，大半是因了感激與好奇的緣故。我也許敬他，但決不喜歡他。他在面貌上，在言語上，在舉動上都缺少溫情，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顯出來，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他底身世我也不知道，他從來沒有和我談過。不過從他在學校裏的情形看來，可以知道他並不是有錢人家的子弟。他平時是很節儉的，普通大學生底習氣，他一點也沒有染到。他沒有西裝，他不看電影，也不進跳舞場。他一天除了在講堂上聽課外，不是在寢室裏讀書，就是一個人，在操場裏或校外散步。他不笑，他只顧沈默地思索着。

是的，我常常想，他底頭腦裏一定裝得有什麼東西，我和他同學已近三年，我就看見他整整思索了三年。然而他底頭腦裏還依舊裝着什麼東西。

有一次我禁不住問他：「彭，你整天思索着，你究竟在思索些什麼？」

他沒有一點感動，冷冷地答道：「你不懂得，」便掉頭走了。

他回答得不錯，我的確不懂得。一個人在他這樣輕的年紀爲什麼要變得這樣陰沈，這麼孤僻，爲什麼要拒絕一切快樂的享受而把自己囚在狹小的思想裏。這原因我的確不懂得。但誰其因爲不懂得，覺得奇怪，所以我愈加想了解牠。從此我便愈加注意他底行動，我留心他讀的書，我留心他結交的朋友。

說到朋友，他除了我外，似乎就沒有一個朋友，自然他也認識一些人，但是誰都不願意和

他往來，而且他自己也不高興和別人做朋友，他永遠板起面孔，無論對着誰都是這樣，便是女同學要和他說話，他也不肯做一個笑臉。我和他雖然很熟，可是他對我也很冷淡，我想，我不喜歡他，大概是因為這個緣故。

我會留心他讀的書，他讀的書太複雜了，有許多簡直是很偏僻的，著者底名字我從來不會見過。而且有些是終年終月放在圖書館的書櫥裏，從來就沒有人過問的。他讀着各種各類的書：譬如昨天讀一本小說，今天便讀一本哲學書，明天讀的又是一本歷史書。老實說，要從他讀的書上來了解他，也是很困難的事，因為那些書底內容，我就完全不知道，除非自己拿來從頭至尾地讀一遍以後。

有一次在兩個多星期不和我談話以後，他忽然來到我底房裏，時候是在晚間。這一學期我已經遷出校外住了。我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很舒適的屋子，是在樓上，從窗戶裏可以望見學校和學校前的馬路，還有那一所新闢的小賽爾夫球場。

彭走進房裏，不客氣地在那一張雪白的沙發上坐下，拂了拂他底破袍上面的灰塵，半晌不說話。我那時坐在書桌前讀一本書，我抬頭看了他兩眼，便又把頭埋下去了。眼光依舊定

在桌上攤開的書本上，但腦裏却在想着那張在他底破袷袍下面的新沙發。

「李，你知道中國現在有多少奴隸？」他忽然用他底永遠是沈重的聲音問我。

「大概有兩百萬罷，」我淡淡地回答，這數目是否正確，我也不知道，不過前幾天會聽見一個朋友說過。我對於這些問題素來就不關心。

「兩百萬？實際恐怕不止這數目哩，」彭底聲音變得苦惱了。「而且要是把奴隸這意義擴大些說，全中國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做奴隸的。」

「無論如何，我自己總不是奴隸，」我慶幸地這樣想着。但我也抬頭去看彭，我不明白彭爲什麼要苦惱。

「你也領有着奴隸嗎？」他突然不客氣地發問。

我想他也許在藐視我沒有奴隸罷，那麼他就錯了，我確實領有着十六個奴隸呢，在我底家裏。我底臉上顯了得意的笑容，我昂然地回答道：「像我這樣的人當然領有着奴隸，在我底家裏正有十六個奴隸勞動着呢！」

聽了我底這話，他冷笑了一聲。我發見他底向我這邊射來的眼光裏含有着更大的輕蔑。

他底眼睛裏沒有尊敬，沒有羨慕。對於一個領有十六個奴隸的人，居然加以蔑視。我倒覺得有點奇怪了。我幾乎不相信我底眼睛。我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我在思索。忽然我有了一個思想，我以為大概是妬忌在作怪罷，因為據他底經濟情形看來，他當然不會有奴隸。於是我同情地或者憐憫地問他道：「你家裏大概也有些奴隸罷。」

出乎我意料之外，他把眼光又一次向我射來，這一次他底眼光裏充滿了驕傲。他昂然說：「我底祖先原是奴隸呢！」他敍說這個，好像在敍說一段功績，他沒有一點羞慚。這使我更加驚疑了。

「不見得罷，你何必這樣讓虛呢！我們既然是熟朋友，」我說。但我心裏却有點不高興他底驕傲，我想他也許是在和我開玩笑。

「謙虛？我為什麼要謙虛呢？」他驚奇地說。看他這樣子好像我說了什麼奇怪的話。

「但是你明白地說你底祖先是奴隸，」我解釋說。

「我底祖先本來就是奴隸。」

「然而你在大學裏讀書……」我說，我還不肯十分相信他的話。我忽然覺得很不舒服，

我想我是在和一個奴隸底後人做朋友，他居然坦白地坐在我底新沙發上面。

「你說奴隸底後人就不應該在大學裏讀書嗎？」他傲慢地問，「我看你底祖先也不見得就不是奴隸罷。」

我好像頭上受了鞭打，捧着頭跳起來。我想我是受着大的侮辱了。我向着他走去。我站在他底面前，我氣憤地看着他說：「我想我底祖先也和你底一樣嗎？不決不告訴你。我底父親有十六個奴隸，我底祖父有八個奴隸，我底會祖有四個奴隸，再數上去，我底祖先還有更多的奴隸呢！」其實再數上去究竟有沒有奴隸還是個問題，我底高祖也許是一個沒有奴隸的小商人，也許就是奴隸的後裔，都是可能的，但我却時常夢想他一定是個大官，有華麗的府第，有不少的姬妾，還有數百個奴隸。

雖然不是常常，但我確實會有幾次對人說過：「我底祖先做過大官呢！」可是如今他却敢於在我底面前說我是奴隸底後人，這侮辱太大了。我一生只遇過一次這樣大的侮辱。我不能夠忍受。我要對他報復。我用憎怒的眼光看他。我們底眼光遇着了。在他底冷酷的眼光之下，我覺得我底激情漸漸地消退了。我回復了平靜的狀態。我想我應該對他客氣一點。因為他會

有恩於我。於是我懊悔地回到自己底座位上來。

「是的，這我相信你。因為像你這樣的人一定是從有奴隸的家裏生出來的。同樣像我這樣的人也一定不能夠生在有奴隸的家裏。而且我正以此自豪。」他底態度很堅定。顯然他底話裏含得有若干譏刺。

我想他一定是妬嫉到瘋狂了，便忍不住笑起來。

他底臉上現了憤怒的表情。用手在眼前拂了拂，好像要把我從他底眼睛裏拂去似的。「你笑，笑什麼呢？是的，我以做奴隸底後人自豪。因為他們底心是和我底接近的……你知道些什麼呢？在你底華麗的房屋內，溫暖的被窩中，甜密的好夢裏，你究竟知道什麼呢？……我恨不得使你們這般人底眼睛睜大些呵！……是的，我是一個奴隸底後人，這我用不着諱言的。我可以毫不慚愧地宣布我是一個奴隸底後人。我底父母是奴隸，我底祖父是奴隸，你底曾祖是奴隸，這樣數上去也許在我家裏，根本就找不出一個不是奴隸的人來。」他停了停，樣子很苦惱。

我想他一定是瘋了，最好還是想法騙他出去，免得他在這裏會有什麼意外的舉動。但他馬上就接着說下去了。

「是的，你領有十六個奴隸。你滿足，你快樂，你驕傲。可是你知道你底奴隸是怎樣生活的嗎？你知道一件，是只說一件奴隸底故事嗎？……是，你不會知道。」

「好，讓我告訴你一些奴隸底故事罷……我底祖父，他是一個很忠心的奴隸，我再沒有看見比他更忠心的人。他在主人家裏辛辛苦苦地作了五十年的苦工。他是奴隸底兒子，所以在很小的時候就做奴隸了。當我有記憶的時候，我看見他底頭髮已經灰白了，那時我們住在公館裏的一間破屋內，父親，母親，祖父和我。但母親不常到這裏睡，她要在上房裏服侍太太小姐們。我常常看見祖父被大小的主人責罵，他總是紅着臉低着頭，連地應着是。過後他做得更努力了。在冬天，大風搖撼着破屋底屋頂，冷氣從縫隙裏透進來，我們冷得不能夠睡眠，床太硬了，被太薄了。一個像我這樣的小孩子，一個像祖父這樣的老人，還有一個我底正在壯年的父親。我們去找了些枯枝敗葉和乾草，在土地上燒起一堆火，大家便蹲踞着烤火。這時候祖父底話匣子便打開了。他絮絮地說着他底種種的事蹟，他又開始他底說教，要我將來做一個正直誠實的好人，要我像他那樣忠心地服侍主人，他說有好心是有好報的，父親是不愛說話的人。在祖父底一番說教之後，我們看見火勢漸漸衰了，而時候也不早了，於是三個人緊緊地

抱着在床上度過了這寒冷的夜晚。

「祖父所說的「好報」終於來了。一個夏天的早晨他忽然失蹤了，後來有人發見他吊死在花園裏的槐樹上。我沒有看見他死後的面貌，因為母親不要我去看，而且人們很快就把它屍體處理好了。祖父躺在木板上，一張蓆子蓋了他底上半身，我只看見他底那一雙肥大而污穢的腳。據說他吊在樹上時的樣子很可怕。兩隻眼睛突出來，舌頭長長地伸出到外面。有時候我很慶幸不會看見他底這樣子，有時候我又因此而悔恨了。總之從此在我底生涯裏我底祖父就消滅了，我就永遠不能夠再見他一面了。」

「祖父爲什麼要吊死呢？據說原因是很簡單的。原來在他臨死的前一天，主人發見失掉了一件貴重的東西，說一定是祖父偷出去賣了。祖父爭辯着，說他從來對主人很忠心，決不敢偷主人底東西。然而爭辯的結果是主人打了祖父兩記耳光，痛罵了他一頓，要他想法賠償。祖父自己很慚愧，覺得對不起主人，不能獲得主人底信心，不能報答主人底恩典。他愈想愈是苦惱，加以他做了多年的奴隸，並無什麼積蓄，賠償不起這一筆巨款。於是在五十多年的忠心服侍主人之後，結果是用一根褲帶把自己吊死在主人花園裏的槐樹上，這就是祖父所說的好

報了。

「公館裏的人雖然可憐祖父，但都承認那東西是祖父偷了的。從此我不但是奴隸，後人，我又是竊賊底孫兒了。然而我不相信我底祖父會偷竊東西的，我相信他不會做這樣的事。他是一個好人。我常常對母親和父親說：「媽媽，爸爸，告訴我，那東西不是祖父偷的。我說那東西不是祖父偷的，他不會偷任何人的東西。」常常在晚上，父親把我抱在懷裏，父親因為日裏工作忙碌，很快地就閉了眼睛，我却想起我底好祖父。我不能夠睡。我想像着那突出的眼睛，那伸長的舌頭。我想像着祖父底平日慈祥的面顏。我底眼裏淌出了淚珠。淚珠迷了我底眼睛。我忽然覺得我是在祖父底懷裏了。就緊緊抱着他。我感動地大聲說：「祖父，我相信你是不會偷人家底東西的。我相信那東西不是你偷的。」

「有人在說話了：「牛兒，你說什麼？」我分辨出這是父親底聲音。我屬牛，所以我底小名叫做牛兒。我拭了拭眼睛，祖父已經不見了。我底身邊睡着父親。我不覺大聲哭起來，這一來父親也不能夠睡了。他明白我底悲哀，他也流了眼淚。他用哭聲安慰我說：「牛兒，你說得很對，那東西不是你祖父偷的。我知道那是什麼人偷的。」我於是扭着父親急急地說：「告訴我那是

什麼人偷的。告訴我，那是什麼人偷的。你知道，你要告訴我。」父親顯得是爲難了。他遲疑了一會兒，淚汪汪地看看我，嘆息了兩聲，然後苦痛地說：「我告訴你，你要賭咒不告訴人。」我發誓了，雖然孩子底口是不可靠的，但他終於對我說了，他悲聲說：「我知道是小主人偷的，你祖父也知道。這是不能夠告訴別人的。你祖父願意把他底性命送掉，我也不能夠說出真話來。現在人死了，說出真話也沒有用，誰會相信呢……」

彭說到這裏略停了一下，顯出苦痛的樣子，接着苦笑地解釋說：「我這裏轉述的父親底話自然已經不是他底原文，不過我相信我還不會把他底說話底大意忘掉。你該不會以爲我是在捏造他底話罷。」

我默默點了點頭，又讓他繼續說下去：「我不明白父親底理由，但是我相信他。我不再問他了。不過我還在想我底祖父，哭我的祖父。」

「這些時候我還有父親和母親。我愛他們，他們也愛我。但是從祖父死了後，父親底臉上總是帶着愁容，我很少看見他笑。我們底生活是愈加憂鬱了。」

「有一天晚上，已經是在冬天了。父親帶着我在屋裏烤火。外面忽然起了吵鬧聲，接着又

有人底呼救和哀號，我嚇着了，急忙往父親底懷裏躲，緊緊抱着父親底頸項。父親溫和地在我底耳邊說：「不要緊的，不要怕，有爹爹在這裏。」後來外面寂然無聲了。不多幾時有人來把父親叫了去，說主人喚他。他去了，許久不見回來。我一個人，在屋裏怕得很。後來父親同母親回來了。兩個人臉上，都有淚痕。父親抱着我哭個不止，幾次要我喚他。他又和母親談了些很悲慘的話。這晚上我們三個人抱着睡。父親和母親說的話我現在都記不起了。因為有些話在當時我還不懂得牠底意義。我只記得有幾句：「還是讓我死了好，我活着有什麼用處呢！我們是主人底奴隸，我們只有聽從主人底話……我們會生更多的兒子，兒子又會生孫兒，都是給人家做奴隸的，沒有一個會逃出奴隸底命運。與其活着，讓牛兒也給人家做奴隸，讓奴隸底血統延續下去，還不如由我把這條命賣給主人，讓牛兒讀點書將來也有個出頭的日子。」……」

彭這時眼圈兒已經紅了。他停了停，又說：「父親底話至今還明顯地留在我底耳裏，我一生也不會忘掉牠們。固然在這裏我不免給他底言辭修飾一下，使牠們更近於你們這般人底格式，但你們總可以多少感到他底那一顆無所不愛的熱烈的心還在這些話裏跳動着罷。」

「……母親不多說話，只是抱着父親哭，口裏喃喃說：『你叫我怎樣捨得你！』我不明白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子，但我也哭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還睡在床上，就有人來把父親帶走了。母親拉着他底衣袖哭，我也跟着母親那樣做。他們說，他昨晚打殺了人。我不相信。昨天晚上他明明陪着我烤火。是的，當外面吵鬧聲起的時候，父親正把我抱在懷裏，他並沒有離開我，他不會到外面去殺人的，我心裏非常着急，我去拉着他底衣袖對他說：「父親，告訴他們，你昨天晚上是陪着我在烤火，你不會到外面去殺人的。」父親不開口，只顧望着我流淚。我底頭腦要昏亂了。我想難道他瘋了嗎？我更着急地哀求說：「父親，爲什麼不告訴他們，你昨天晚上在這裏陪着我烤火呢？你瘋了嗎？你明明白白不會殺人呢！」父親抽泣地回答了一句：「牛兒那人是我殺的。」只有這短短的一句話。「父親，你騙我，我知道你沒有殺人……」我底話沒有說完，我就被人摔倒在地上，而父親就被人帶走了。

「從此在我底生涯裏我底父親又消滅了。我就永遠不能再見他一面了。據說不到幾個月功夫他就病死在監牢裏了。我底母親從此也不再在這公館裏做事。我們搬到公館附近去住，而且我還得到讀書的機會了。自然我們底用費是由主人供給的。他買了我父親底命，替他

底兒子死，（我後來聽見人說那人原是小主人打殺的，）他並不會違背他底約言……你道我感激他嗎？不，我恨他我恨他底兒子，他們是我底敵人，他們害了我底祖父和父親。然而他們底錢我是要用的，那是我父親用他底性命換來的。父親犧牲了性命，却把我造成了現在這樣子。他底目的是達到了，無論如何我是要把奴隸底血統終止了……」

他突然閉了口。他底臉上交織着憤怒與忍耐的表情。我看見他底臉上起了一陣可怕的拘攣。他極力咬着嘴唇皮，好像要抑制住一種憤怒底爆發。我想他一定還隱隱着什麼話未說。雖然多少被他底話感動了，但我還禁不住用鋒利的探索的眼光去看他。我底眼光不把他放鬆，似乎在問他：「你究竟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衷嗎？」

他好像明白了我底意思，他底臉色馬上漲紅了，不知道是爲着慚愧，還是爲着憤怒。他站起來在房裏大步走了幾步。又坐下來，忽然臉部表情變得很可怕了。他說：「不錯，我底故事是不完全的，我還隱隱着什麼話沒有說。我沒有這勇氣。但現在我還是說了罷。有一天我從學校裏回來得早一點，我發見母親和一個男人睡在床上調笑。他們不會看見我。我躲藏在門後看着他們。我底心裏被憤怒和羞愧填滿了。當我在外面苦苦地用功讀書的時候，我底母親在家

裏和人睡覺。這思想刺着我心痛，然而我愛我底母親，我不願當面侮辱她。而且我也認出了這男人。他是我底小主人。不是別一個，正是小主人。是他，他害了我底祖父，他害了我底父親，他現在又要來害我底母親了。我底頭腦昏亂了，我彷彿聽見母親對小主人說：「快走，再遲一會兒，牛兒就會從學堂裏回來了。」小主人說了幾句話，母親接着又說：「請你不要常來，常來會被牛兒逼着的。請你開個恩，發個慈悲罷。」

「我又看見他把母親抱在懷裏了……」

「等我再看清楚周圍的景象時，屋裏只剩下母親一個人了。她坐在床沿上低了頭在想什麼。我連忙奔過去，到她底面前，抱着她底膝。她吃了一驚，臉頓時漲得通紅，驚懼地問：「你回來了？」

「我緊緊抱着她底腿，我羞愧地，憤怒地，但又是愛憐地急急說：「母親，你好羞呀！你這樣大年紀，和那人睡覺，父親死了不到一年。」母親不說一句話，她底手在我底頭上顫抖着。「我在學堂裏苦苦用功，你却在家裏和男人睡覺。母親，你好羞呀！」母親只叫出「牛兒」兩個字，就斜了身子俯在床上嗚嗚地哭起來了。母親底哭聲使我底心變軟了，使我忘記了方纔看見

的一切醜態。我記起她怎樣愛我，怎樣體貼我，怎樣每晚伴着我溫習功課。又怎樣安慰我，鼓舞我。我於是撫着她底頭，向她謝罪說：「母親，我錯了，我不該對你說這些話，使你傷心。請饒恕我。」她不動，又過了一些時候她纔抬起頭，坐起來，使我仍舊靠在她底身邊。她悲聲說：「牛兒，你並不錯。我要請你饒恕我。自從你父親死過後我心裏就只有一個你了。我活着也只是爲了你。不然，我是情願跟你父親到地下去的。你不記得你父親臨死前說的話嗎？他決定無論如何不要使你做一個奴隸，要讓你讀點書，好有個出頭的日子。他捨了一條性命，我還捨不得一個身子嗎？論年紀我比小主人大多了，不知道是前世冤孽還是別的緣故，他常常向我胡纏。憑良心說，在公館裏的時候我總是設法避開他，我底身子是很清白的。但是現在你父親死了，我搬出來以後，他又來找我了。自然我也知道他是掣我來開開心。他到別的地方去沒有這麼容易，也要怪我自己底臉兒生得齊整一點。如今我們不在他家做事，却拿他家的錢來過活，你要讀書，你又離不了他家的錢。這時候我沒法不答應他了。他在這裏已經來過十幾次，每一次他走了後我總要哭許久的……牛兒，請你饒恕我。爲了使你讀書，使你不再做一個奴隸，你媽媽是不顧這身子的。」（自然這並不全是她底原文，便是我自己底話也不是當事的原文。我只記

得大意而用自己底話句重述出來罷了。)

「我把她抱得更緊，我覺得我更愛她，比從前更愛。我痛惜地請求說：『母親，太苦了你了，我以後不要去讀書了。我不能夠讓你再受這樣大的痛苦。我以後不要再讀書了。我還是去做奴隸罷。』」

「她連忙用手蒙了我底嘴唇說：『不要亂說。你要讀書，你要做一個好人。你媽媽這身子已經被人玷污了。爲了你讀書，你媽媽吃一輩子的苦也情願。』」

「母親哭着把我勸了一晚上，我終於聽從了她底話。第二天早晨我依舊上學堂去讀書，而且此後也不再提起不讀書的話了。我非常用功，我盲目地盡量吞食學校裏所供給我的知識。我相信在這些知識底彼岸便立着我底光明的前途。我決定無論如何總要努力實現父親底願望把奴隸底血統終止了。」

「然而苦痛的現實沉重地壓在我底頭上，過去又像鬼魂一般抓住我底心。生活太苦痛了，尤其是對於一個想從奴隸底境地中努力爬起來的人。不過我還有希望，我還有母親底愛和母親底願望。這可以鼓勵我忍耐一切的。」

「自然小主人還常來，有時我也在家裏。母親嘗着我底面接待他。我心裏非常恨他，但對他也沒有什麼表示。他走了以後母親好像變了一個人。她總要哭許久，使我費許多功夫安慰她。這樣的生活如果多繼續一些時候，我母親早就會死了。幸好過了六七個月的光景，小主人便結婚了。從此他便不再到我家來了。母親和平地和我過了幾年，直到我要到這裏來進了大學的時候。」

「母親臨死時樣子非常苦痛，她是被一種思念所苦惱着，我想她大概是一方面痛惜着不能夠看見我學業有成就，一方面又痛惜着她所貢獻了的犧牲罷。我有什麼話可以安慰她呢？我只有抱着她痛哭。她底最後的話至今還在我底耳畔響着：「牛兒，我去了，我不能夠再給你照料一切了，你不要傷心，要好好讀書，答應我你將來決不再做奴隸。你，你底子孫都不會再做奴隸。」我答應了。我在她底面前發了誓。」

「自從母親死了以來於今又有三年了。我沒有一天忘掉過她，我沒有一天忘掉過祖父和父親。我常常想起他們底卑賤的生存，我一點也不慚愧，我沒有紅過一次臉。我很驕傲。我底祖先是奴隸，是的，我很驕傲，固然我底祖父被人誣為竊賊而自縊，我底父親代人受罪而病死。」

獄中，我底母親被人姦污。但是你能夠說我們自身有什麼污點嗎？他們害過什麼人嗎……」他底話語更急了。「是的，你會非笑他們，你會鄙視他們。要是你能夠知道他們底心呵！他們底那一顆黃金似的心，在你們那般人中間是尋不出來的！」

「我常常在深夜還不能夠閉眼。我想着他們，我底心被一種思念磨難着。這並不是羞愧，這是憤怒。我想像着這時候我安靜地睡在床上，然而在別處還有那二百萬以上的奴隸在悲泣。他們底不幸的命運。他們恰像我底祖父們那樣地生活着，受苦着。就在這時候，當主人們已經沈醉在甜蜜的好夢裏了，而他們，年老的被人誣為竊賊，等待着第二天早晨吊死的命運；壯年的被迫着去替主人受罪等着別人來逮捕；做母親和做女兒的都睡在主人們底懷裏任他們調笑；孩子們緊抱着父親痛哭。這時候我底心裏充滿了惡毒詛咒。我詛咒你們，我詛咒你們這般人，我要加害你們不留一個。你們害死我底祖父，又買了我父親底命，姦污了我底母親。他都死了，而你們還活着。我要向你們報復……」

他底樣子變得更加可怕了。他站起向着我走過來。我吃了一驚，幾乎要叫出聲來，正預備着要抵抗。他却走向窗前去。他站在窗前，看看外面的景物忽然把指頭向外面一伸，憤怒地說：

「你看。」我隨着他底指頭看去，正看見斜對面的小果爾夫球場。球場裏電燈燃得十分輝煌，兩三個白交侍僕在門口徘徊，一個半裸的外國女子在那裏賣票。一對對的裝飾得很漂亮的男女青年慢步兒往門裏走去。

「我們整年整月辛苦地勞動着。我們底祖父吊死在樹上，我們底父親病死在監牢裏，我們底母親姊妹被人姦污，我們底孩子在痛哭。而那般人呀，從你們那般人中間是找不出來一個有良心的。」他底聲音裏含着無窮的憤怒，似乎整個階級底多年來的苦痛在這裏面蕩漾了。這聲音無情地鞭打着我底心。我底眼睛突然睜開了。我底眼前現了許多幅悲慘的圖畫。我清楚地知道我家裏有十六個奴隸，而且我記憶起了我會經有過意思把奴隸底數目增加到三十二、十六、三十二，這兩個數目不住地在我底眼前晃。我彷彿覺得我就是那個小主人，我是在誣陷人家底祖父，害人家底父親，姦污人家底母親。一種恐怖壓倒了我，我覺得有兩隻攫取捕獲物的眼睛我在底身上轉，我想我底末日來了，我不覺驚恐地叫了。

「李，什麼事？你在叫什麼？」他溫和地問。

我半晌說不出話，我只顧拭眼睛。

「李，你怕我嗎？你知道我是不會害你的。」他苦笑着說。

這時候我已經鎮靜多了。我注意地看他底臉，那並沒有一點兇惡的樣子。我記起了他曾經救過我底性命。我便驚疑地問：「對你當初爲什麼要救我底性命呢？我也是一個奴隸所有主，我也是你底敵人。你爲什麼不讓我被汽車輾死呢？」

他苦笑着半晌不作聲，然後溫和地說：「大概我還有這一顆奴隸底心罷。」我被感動了，我靜靜地看看他，我覺得要哭了。

他看見我不說話，以爲我不懂他底意思，便解釋說：「把自己底幸福完全拋棄，去給別人謀幸福。爲了別人甘願把自己底性命犧牲掉，一點也不悔恨，這就是所謂奴隸底心罷。這顆心我底祖先傳給我底祖父，祖父傳給我父親，父親如今又傳給我了。」他說着用手指着胸膛，我望過去。我彷彿看見一顆鮮紅的大心在他底胸膛裏跳動。我又回頭看自己底胸膛。我底漂亮的法蘭絨西裝遮住了一切。

「這奴隸底心，要到什麼時候我才可以去掉這奴隸心呵！」他底嘆息的聲音直往我底耳邊送。我連忙蒙着耳朵。我連這一顆奴隸底心也沒有。也許我竟是全然沒有心的。我被羞

愧，恐怖，悲哀，昏亂壓倒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走的。

以後我便不常和他見面，因為他底舉動漸漸變得奇怪了。操場裏很少有他底腳跡，也不看見他在校外散步了，常常在寢室裏也找不見他。我們變得很疏遠了。後來我也就忘了他底故事。我有我底朋友，我有我底娛樂。我也進電影院，我也進跳舞場，我也和女友同去玩小果爾夫球。我和朋友們談起各人家裏的奴隸時我也很驕傲地說：「我家裏領有着十六個奴隸，而且我將來一定要把奴隸底數目增加到三十二個呢！」

我畢業後不到幾年的功夫我底願望果然實現了。我有了三十二個奴隸。他們忠心地服侍着我和我底家屬。我快樂，我滿足。我早把彭所告訴我的奴隸底故事忘得乾乾淨淨了。

有一天我和妻在花園裏納涼，四個奴隸在旁邊伺候着。我在翻閱本日的報紙。偶爾在本埠新聞欄裏發見一段槍斃革命黨人的記事。這個革命黨人底姓名正和彭相同。我知道一定是他，一定是那個救過我底性命而又被我忘掉的恩人。那被忘却了多年的他底話語又浮現在我底腦裏了。我想他現在是把那一顆奴隸底心去掉了。他底奴隸底血統是從在終止了。這在他也許是幸事。但我想起他救我底性命的一回事，總覺得心裏歉歉然。我呆望着報紙想了

一些時候，忍不住嘆息了兩聲。

『親愛的，你有什麼不舒服嗎？你好好地爲什麼嘆氣！』旁邊坐着的妻伸過手來撫摩我底手，她又掉頭用她底溫柔而驚訝的眼睛看我。

『沒有什麼，我從前的一個同學死了。他真可憐。』我看着妻底充滿了愛情的美麗的臉和那一對清瑩的大眼睛，我把一切都忘掉了，我淡淡地這樣回答她以後，便把報紙拋在草地上，去挽了她底頸項和她接了一個甜密的吻。

——选自《光明》

雨

(一)

接連地落了幾天的雨，天空還沒有絲毫的晴意。

從早晨到夜晚我都坐在書桌前面。書桌橫放在窗前，我抬起頭就望見雨水沿着玻璃窗滴下來，我的眼光透過玻璃望出去，只看見模糊的一片雨絲，雨點單調地滴到窗下石板上，差不多就用這同樣的聲音一連滴了這幾天。這聲音起初還只達到我的耳邊，後來就漸漸地進了我的心裏，牠很煩厭地折磨着我的心，使我不能夠把心放在書本上，最後在晚上我連書本上的字跡也分辨不清楚了。我不能夠再忍耐下去。我闔了書站起來，我在房裏踱着。我燃了一支煙來抽。

我噴出一口一口的烟霧，遮掩了我的眼睛，房裏的景物也變得有些模糊了。但我的耳朵還是很銳敏的。我聽見自己的脚步聲。

於是我奇怪地想起來：難道這世界中就只有我一個人？這思想使我不能夠在這房間裏。

留下去。我不再遲疑，便拋擲了煙頭，披上大衣，戴起帽子，匆匆走下樓，開了後門出去了。

外面依舊落着雨。弄堂裏很靜。石板地因了雨而變得滑腳了。雨點飄在我的臉上，打濕了我的眼鏡。我不注意這些，我只知道我心裏的火，我正需要雨來澆滅牠。我迷惘似地走出了那狹窄的弄堂。

街是比較寬闊的，但躺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片荒涼的景象。店鋪門前抖動着微暗的燈光，街上默默地滾動着幾輛黃包車。幾個無力的影子晃過我的眼前。一切都是沒有生氣的。只有雨是起勁地落着，不住地落着，那些雨點威壓地打在沒有生命的地上。

我在人行道上走着，這些時候我就沒有歇過脚步。雨水沿着帽簷不停地滴下來，眼鏡片上積着雨點，我不去揩拭牠，我連那插在衣袋裏的手也不伸出來。我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而且我也不去看牠。好像一種力量壓住我，我拚命在和牠鬥爭，我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走。

我要走到什麼地方去呢？我不知道，而且我不去想牠。我甚至不會在十字路口停留片刻。好幾次我的腳踏在水蕩裏面，水漫過皮鞋浸濕了襪子，我也不去管牠。我只顧大步走着，好像一停腳，我就會落進誰的掌握裏面似的。

過一條街，又一條街，在我的眼前晃過的依舊是一片荒涼的景象。我不知道我已經走了若干時候。可是我的心仍被那烈火煎熬着。那冷而濕的雨點在我的身上並沒有一點用處，我不覺得冷，不覺得疲倦。

忽然在一個弄堂門口我停住了腳，不是停腳。我是轉彎而進那裏面去了。我自己也沒有時間去想這是爲了什麼緣故。

這弄堂也是很寂靜的。好些人家已經熄了燈。從那些有燈光的小房間裏也傳不出來一聲歡笑。我走到第三號的後門口站定了。當我伸手推門的時候，我纔驚訝地覺察出來，這是宇住的地方。

開門的正是宇，四五天不見他，他的沒有血色的臉顯得更憔悴了。他看見是我便現出吃驚的樣子，但也不說什麼話，讓我走上樓進了他的房間。

「你爲什麼來？我不是叫你不要來麼？」宇帶着責備的口吻說了第一句話，但他却禁不住友愛地緊緊握着我的手。

我感激地看了看他，但這感激馬上就被苦惱趕走了。我掙脫了他的手，低聲問：「有消息

嗎？」

他的眼睛忽然帶了強烈的苦痛的眼光睜大起來，他點點頭，過後又絕望地把頭搖了兩下。

「難道就沒希望了？」我恐怖地叫道。

他輕輕地拍一下我的肩膀，小聲警告說：「輕聲點！」過了半晌，他纔告訴我：「聽說他還受着優待，不過我們始終打聽不出來她究竟在什麼地方。」他說着現了絕望的樣子。

「這靠得住嗎？」我煩躁地問道。

「誰知道，然而我們就只有這一點點消息了。我們託過許多朋友打聽都沒有用處，我們沒法和她看一面。」他的調子似乎是平淡的，但我却看出隱在這平淡後面的深的苦惱。四五天以前我看見他，他告訴我的話也就只是這一點，顯然他最近幾天裏並沒有得到什麼新的消息。

「看，你一身都是雨。」他忽然接着這樣說。「你不應該到這裏來的，你也得顧到你自己的安全。」他的責備的口吻裏含了很多的關心。

我苦笑一下，脫了大衣，揭下了濕帽子，放在一個凳子上，就在那寫字台旁邊坐下來，苦惱地答道：「我不能夠過那種生活。我不能夠活活悶死在房間裏。你不知道，那種生活是多麼可怕，甚至比坐牢還可怕。」

「安靜點，不要老是訴說你自己的苦惱，」他也坐下來，關切地望着我，他這樣勸慰我，他的聲音是很苦澀的。「你應該忍耐一點。你看我，你想想我的生活。」他停止了說話，默默地搔着頭髮，好像在思索什麼使他苦惱的事情，或是什麼苦痛的回憶，他不能夠說下去。我知道這一定是關於她的事情。我的煩躁漸漸地靜下來，但心却更敏銳地痛了。

「華的母親來了，」他把手放下來，把手腕壓在寫字台上，忽然下了決心似地低聲說：「就住在這亭子間裏。她不知道她女兒的事情。我沒有勇氣告訴她你想想看，我要哄騙她，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她是我姨母，她是看見我長大成人的。她和華約好過到這裏來，她和華通信都是由我這裏轉的。我們當時想不到會有這事情。你想我怎麼能夠對她說真話，她是個將近五十歲的人了……」他的聲音漸漸地抖得厲害了，到了最後就變成抽泣，但他不願意顯出悲哀的樣子，便住了嘴，呻吟一聲，聲音仍舊很低。

華告訴過我她很愛母親，她常常對我們說起她母親的好處，她母親守了二十年的寡才把她撫養成成人，送她進學校讀書。這個有知識的善心的老婦人，她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華嫁個如意的好丈夫，過着幸福的日子，她雖然不了解華，她却是以全個心愛着華的，但是現在……我想到這事情，我想到華從前對我說過的那些話，我的心裏又起了一陣劇烈的痛楚。我用了全力來鎮壓牠，我也不願意顯露出一點悲傷的樣子。

「我們總得想個辦法救她，」我低聲自語道。我努力去思索一個有效的方法，然而我的腦子突然變得沉重起來，連思想也變成凝固的了。我絕望地搔我的臉，好像那上面有着無數的瘡疤。

「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找過許多人設法，却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宇苦惱地接口道，我知道他的話並不誇張，他的確爲了華的事情奔走過好幾天，然而却得不着一點有效的結果。

「也許她已經不在這世界上了，」一個念頭意外地跑來抓住我，我要摔掉牠，却不能夠，我不自主地說出了這句話，連我自己也害怕聽的。

「不會的，決不會的，」他掙扎似地辯駁說，聲音漸漸高起來，他說話也起勁，好像他要從我的手裏把她救出來一般，「她並沒有做過什麼激烈的行動。」

「爲什麼要有激烈的行動？」我猛然站起來，把一隻手按住寫字台，動氣似地說，我彷彿在駁斥他的論據似的，「她不承認現在存在的一切，不甘願跟着別人一道沈沈下去，她敢於說自己想說的話，做自己想做的事，這不就夠了嗎？」我說完，看見他茫然地望着我，不說話，我的怒氣淡了下去，我重新坐下來。我的眼前隱約地現了一個麻布口袋，一條河，口袋落在水裏，浮着，浮着，於是漸漸地沈下去了。我覺得這口袋裏面裝的就是她的身子。我不得苦痛地閉上眼睛，一面却用力抓我的臉。

「不會的，他們不會這樣對付她。我相信她還活着，」宇忽然充滿自信地這樣說。這聲音使我睜開眼睛。我看見了他那堅定的眼光，但過後那眼光就漸漸地動搖起來，他自己也不能夠長久地相信他的話。他接着帶了疑惑的調子自語道：「然而在這個年頭一切都是料不準確的，誰能夠有把握呢……」

在亭子間裏起了一個老婦人的咳嗽聲，是多麼空虛的聲音，過後又停止了。宇的話語被

這聲音打斷也就不再繼續下去。這房間又落進了沈寂裏面。但老婦人的咳嗽却進了我的耳朵，而且在我的心上響了。這是華的母親的聲音，她使我記起了華的一切。苦痛和憤怒又在我的心上積起來。

「她還沒有睡熟，她每晚上都要到夜深纔能睡熟，」字的臉上又堆起了黑雲，他望着我悄然地說。「她是在想念她女兒，我知道，我恐怕她已經猜到一點了。我這個人不會說謊話，很容易露出馬脚的，不然她爲什麼常常帶着憂鬱而且含着責備的眼光看我，好像要說什麼話又說不出口呢？」

「她不會知道的，」我茫然地應道，我說這句話並不是想安慰他，我只想說出一句話來，我並不去管這話有什麼意思。我的心悶得難受，我需要吐出一點東西，我不能控制我的手，讓牠用力去抓我的臉。

「她一定會知道的，我怕我有一天會把一切都告訴她，我不能夠瞞她，」他無可如何地低聲說，他像在自言自語，又像在故意逼着問我，求我給他一個確定的回答。

我不答話，他却驚恐地望着我叫起來：「血！血！你臉上……」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伸手在臉上摸了一把，掌心裏全是血跡，我沒有激動，平靜地回答道：「這一點血算得什麼？」

他不作聲了，臉上現着驚疑的神情。

我坐在他的斜對面，我怕聽他那聲音，我怕看他那眼光，我怕受這房裏的沈寂，我怕去仔細思索他那問題。我站起來，穿上大衣，戴起帽子，不說什麼話，就往樓下走。走過亭子間門口，大概是脚步聲驚動了房裏華的母親，她又大聲咳嗽起來。這聲音像鞭子一般在後面趕我，我急急走下了樓。

宇趕着下樓來，低聲囑咐我幾句話，要我以後行動小心一點，這話他已經對我說過了。幾次，我含糊地應着，就往外面走了。

我帶了一肚皮的火到這裏來，依舊帶了一肚皮的火出去。雨勢很大，地上是一片水，水隨着我的腳濺上來。我拉起大衣領，仰頭望天，天空是一片深的黑暗，冰冷的雨點打擊着我的臉，臉上的血跡被沖洗去了，那創痕微微有些疼痛。我無可如何地噓了一口氣，就埋下頭走出了這個弄堂。

我的眼前成了模糊的一片，好像天在下着大霧似的，臉潤濕着，帽子沉重地壓在我的頭上，沿着帽簷繼續地滴着雨水。大衣上是一片濕，褲腳被水泥浸透了，一雙皮鞋却不時地踏在水蕩裏。我只顧埋頭走着，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我不想回家，那寒冷而寂寞的房間已經把我折磨夠了。我只是胡亂地走，沒有目的地走。

過一條街，又一條街，我不會注意到已經走過幾條街了。我穿過一條較熱鬧的街道，就忽然轉進了一個弄堂。我的腳在一家後門口停下來。於是我驚愕地抬起了頭。紅黃色油漆的木門上面貼着一方白紙，寫了「15」這黑字。

我的頭腦突然清醒了。我不敲門，却退了兩步，留戀地望了望那上面的亭子間，那裏沒有光亮。一切都是靜寂的，我的心劇烈地痛了。我想在前些時候，我只要在這下面喚一聲「華」，她就會從亭子間的窗戶裏伸出頭來給我打招呼，然後就走下樓給我開門，讓我進去。我們會在她那張小圓桌旁邊坐下來，燒茶喝。我們談論各種各樣的事情，我會告訴她這一兩天的工作情形，她也會把她的告訴我，她會高興地指點這指點那給我看。她會翻出一些書本問我一些問題。等着這些事情完結了時，她就把她那隻濃黑的大眼睛柔情地望着我，對我傾吐她

的私人的情感。我也誠懇地把我的一切吐露給她。我們是常常這樣地相會的。有時宇也來和我們在一起。甚至前十多天我和宇還來看過她。在那上面亭子間裏坐了兩三個鐘頭。但是現在一切都改變了，而且這麼突然的。

我下了決心不再到這個地方來，朋友們都警告過我。我自己也知道在這個地方我再也找不到一點她的痕跡。然而我的一隻腳却把我帶到這裏來了。我的腳似乎比我的頭腦還更不容易忘記，是牠們使我清晰地記起了那過去的一切。

我不能夠馬上離開這裏。我遠遠地站着望那亭子間，兩扇門戶緊緊閉着，裏面是漆黑的。那裏大概還沒人去住罷。我忽然想，她也許是睡着了。我自己爲這思想露了一個苦笑。我覺得有一對濃黑的大眼睛在我的眼前晃。我要睜眼細看，但是我的眼鏡片上黏着雨點，使我看不清眼前的景象。雨點無情地在我的頭上，臉上，身上敲打。我好像沒有感覺似地站在那裏，我甚至不動一下身子，或者做一個防衛自己的舉動。我癡癡地立着，直到附近一家的後門帶着大聲猛然打開時，我纔被另一個念頭刺了一下，於是驚覺地拔步走了。

我仍舊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我的腳拖着我的身子走出了這弄堂。街上的燈光顯

得很慘淡。一家烟紙店的夥計在上鋪板步道上迎面走來兩三個撐傘的行人。這一切好像都和我不相關聯的。我忽然覺得在這個大都市裏我似乎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這思想更使我苦惱，而且煽旺了我心裏的火。我感到一陣燃燒。雨勢並沒有減小，然而我已經感不到雨點的打擊了。我沒有別的辦法，我只有讓我的腳把我帶到任何地方去。

我走在馬路旁邊。我的腳變得很沉重，皮鞋裏積了不少的水泥。我不能夠走得十分快。我的眼睛只看見一些微弱的燈光和一陣的黑暗。一輛汽車以極大的速度從後面馳來，馳過我身邊，發出了尖銳的叫聲。我受驚似地跳起來。一股水泥濺到了我的身上。我還聽見一個清脆的笑聲。

『人們並不是互相關聯的。』這個念頭更敏銳地刺痛着我的頭腦。我自己立刻覺得臉上起了漣漪。當我十分清晰地感覺到一些思想咬痛着我的腦子的時候，人們却快活地在汽車裏笑了。我的思想，我的苦惱是沒有一個人關心的。我受苦，我掙扎，我也許就會臨到最後的結局，但是沒有人知道。在一陣難以名狀的心的壓迫中，激情在我的體內生長了。我覺得牠不住地在我的胸膛裏攪動。彷彿臟腑都被掉換了位置似的，我心裏非常難受。我的插在大衣袋

裏的手捏緊了拳頭。我只想毀掉一些東西，或者就讓我自己馬上被什麼來毀掉。我只希望雨落得更大，更大，最後帶來一次洪水都我和一切都淹沒掉。

然而雨勢並沒有增加一點。牠反而小了起來。一陣燃燒，一陣熬煎使我時時覺得這顆心就要炸裂了。我咬緊牙關，掙扎似地瘋狂地往前走。我不再看見那冷靜的街道了，我也不去管我正朝着什麼方向走去。

過一條街，又一條街。不知道爲什麼我忽然轉進了一個弄堂，而且我的腳又在那第三號的後門口停住了。我茫然地站在門前，我有點惶惑，不知道應該再走進宇的房裏去。

我自己並不要再到這地方來的。我怕見宇的憔悴的面容，我怕聽那老婦人的咳嗽，我甚至怕伸手去敲那扇門，但是我的腳偏偏把我帶回到這裏來了。我的腳太不能夠忘記事情，牠比我的頭腦還更清楚。甚至當我的心想忘記的時候，我的腳還把我帶到這地方來。

但是，我不能夠敲門進去。我就站在門口，我抬頭望了望亭子間，窗戶緊緊閉着，那裏面也沒有燈光，這和我剛纔看見的另一個亭子間差不多。那老婦人大概已經睡熟了罷。我很想知道她在夢裏會看見些什麼景象。在她的夢裏，華一定是很活潑地存在着的。我的思想便停，留

在那個老婦人身上了。華給我看過她的照片，是慈祥的面貌。那眼睛，那嘴都和華的有些相像。這時候我忽然想看見她一面，這想念是很強烈的，幾乎要抑制不住。但是我聽見了她的空虛的咳嗽聲，這不是從亭子間裏發出來的，這是從我的心底響起來的。於是我澈底地明白了：我不能夠敲門進去。我發出一個低微的呻吟就毅然地走了。

一路上像被什麼追蹤着似的，我走得很快，我並不停留一下或者掉頭去看路旁的景象。雨點無力地飄在我的臉上，我已經完全感覺不到了。

我跟踉地回到了家。

(二)

天陰着。空氣很冷。我看見那灰色的天空，就像連最後的希望也被奪了去一般。但是我肯絕望地倒臥在床上，我又不能安靜地坐在書桌前面，我只是煩躁地在房裏踱着。我不斷地抽着烟，直到把我的頭腦弄得發昏了。

昨天一天沒有人來看我。我不知道一點消息。我被關於華的思念折磨着。我等待一個朋友來給我說幾句話，然而直到夜間，我的房門上都沒有起過一下敲聲。後來我就出去了，在那

十五號的後門口徘徊了片刻，纔踉蹌地回家睡覺。這晚做了一個整夜的夢。夢中晃動着華的面貌，但都是很模糊的，不能夠連接起來，所以我一醒就不能夠明確地記起什麼了。

我在房裏廢了許久，烟抽得太多，腦子似乎凝固成了一個鐵塊，重重地壓在我的頭上。我終於疲倦地走到書桌前，面坐下來。我翻開一本書低聲誦讀了幾句，幾頁，我自己却不明白我讀過的那些話有着什麼意義。

門輕輕地響了，我一抬頭就看見華的影子飄了進來，她和平日一樣地對我微微一笑。「華，」我驚喜地叫了一聲，我站起來，我的眼睛花了。

門靜靜地掩着，並沒有誰進房裏來過。我的心漸漸地平靜了。我知道華是不會到這裏來的。於是我的心開始絞痛起來。

我翻弄抽屜，我翻弄書櫃，我想在那裏面找到一點關於華的東西。我到處翻過了，可是依舊找不到什麼。一部分的文件和書信都被我早毀掉了。我的日記裏有不少的篇幅是描寫華的，以前我翻開日記就彷彿看見華站在我的面前，我常常笑着對她說她活在我的日記裏面。然而現在這日記也被毀掉了。那麼我在什麼地方去尋找她的面影呢？

後來在一本舊書裏我無意間發見了一張照片，已經褪了色，不十分清楚了。這上面有華，有我，還有兩個朋友。我們這一羣人平日是不照相的，不知道怎樣，那一次在公園裏却照了這一張東西。這是兩年前的事情，那時華頭上還梳着兩根小辮子。

我癡呆地望着照片，我想在那上面看出我們當時的愉快的生活，但是在那照片上華的小女孩似的面孔已經模糊了，那一對濃黑的大眼睛也淡了許多。粗粗一看這面龐簡直不大像是華的臉，我知道連這張僅有的照片也會漸漸地消失的。我痛惜地拿着牠，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好容易捱到傍晚，字來了。不過隔了兩天，他的頭上就多了好些白髮。這改變使我大大地吃驚了。

「有什麼消息？」我激動地問道。

「恐怕沒有什麼希望了。」他悲痛地答了一句，就疲倦地倒在床上。

我不能再發出一句問話。那答覆是我料得到的。我怕聽那些話再從他的嘴裏說出來，我苦痛地壓着，一面抽着煙，我只願意一切都被包在煙霧裏。

「煌」字忽然坐起來這樣地喚我，我便掉過身子望着他，等候他說話。

「華的事情大概沒有希望了，」他重複地說了一句。「現在各種機關都不承認有這樣的一個人，都說不知道這個名字，這一定是人已經沒有了，所以他們纔這樣說法。你那晚上說的話倒不錯。」他的眼睛圓睜睜地望着我，我忽然發見那裏面含了一些血絲。他的臉做了一個奇怪的表情，使我覺得他要放聲大哭了。然而他並沒有哭，却把臉縮做一塊，使他那有皺紋的臉上憑空又添了無數的皺紋。

我的心猛烈地戰抖起來。我極力壓抑住感情的爆發。他證實了我那晚上的話，然而我自己却被這證據壓倒了。我的臉上起了一陣可怕的痙攣。至少有五分鐘的光景，我是看不見一切，而且聽不見一切的。

「那麼華的母親呢？」我忽然問道，這句話是隨口說出來的，我並不想拿這問題來問他。

「華的母親要回家去了，」他苦惱地淡淡答了一句。

「回家去？她不等她女兒？」我驚訝地問。

「我正要告訴你她的事情，」他忽然站起來，走到書桌前面坐下，把身子俯在桌上，偏了

頭看我，一面說。這時候我站在書桌的一端，把左膀壓在那一堆書上面，聽他說話。他的臉比較伸展了，但臉上還帶着苦惱和悲感。

「我已經把華的事情告訴了她。我實在不能夠支持下去了。昨天晚上我回來得很晚，亭子間裏沒有光亮，我以為她已經睡熟了。然而我剛走進屋坐下來，就聽見她在喚我。她輕腳輕手地進了我的房間，頭髮蓬鬆着，身子搖晃着。那張憔悴的臉帶着血紅的眼睛逼近來，逼近來，就像一個鬼魂。她站在我的面前，喚我的名字。她說她這幾晚上整夜都不會閉過眼睛，她說她知道她女兒一定出了什麼事情。她哀求我把真相告訴她。她說她已經猜到大半了。我起初還哄騙她。但後來她抽泣起來了。『你知道，她是看見我長大的，我做孩子的時候，她還抱過我在她懷裏。現在她抱了一顆破碎的心，嗚咽着，只向我哀求一件事情，只要我說一句真話，我能夠拒絕她嗎？』我記得從前華出來進學校的時候，她還囑咐過我要我好好地替她照應華，免得華在外面會受人欺負。我每一次回家去，看見她，她總要對我說許多感謝的話，或者送我許多禮物。現在……，『煙，你還能夠平靜地對她說那些巧妙的謊話嗎？……我忘了我的話會給她一個打擊，我也不去想以後會有什麼結果，我忘了我自己。我說了，我把真話全說了……』他的

眼淚突然迸出來，聲音也有些嘶啞了，一陣抽噎使他不能夠接着說下去，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不是可怕，而是可憐。這表示出來一個失了決斷力失了控制自己的力量的人的苦痛。

我的心因了同情又一次顫動了。苦痛還堆積在我的心上，現在更不斷地增加着。我怕我自己會燃燒起來。我睜着兩隻乾燥的眼睛望他，好像逼着在問：「以後呢？」

「她並沒有什麼意外的舉動。」宇歇了一會繼續說道。「她也不大聲哭，只是她的身子抖得很厲害，幾乎使人疑心她要跌倒下去。她那兩隻淚眼帶了責備和悔恨望着我，聲音清晰地接連說：『我早就料到的，我早就料到的。我就心了這二十年，我以為爲可以免掉這一着了。誰知道依舊落得這一個結局。』她走到角落裏一把椅子旁邊就坐下來。一個人在那裏發出幾聲低微的似哭似笑的呻吟。」

「我以為爲這打擊使她發了狂，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就慌張地走過去打算勸慰她。我走到她面前，她抬頭看我。她的臉上帶着深的苦痛的表情，但沒有一點瘋狂的痕跡，兩行眼淚從眼角沿着面頰流下來。她不等我開口就知道了我的意思。她苦痛地但很清楚地說：『你不用勸我。我完全明白。我早就料到的。她的性情和她父親很相像。我早就怕她會有這一着。所以我給

她起了『若華』這名字，我不給她讀書，我只想教她學做針線，將來嫁個如意的丈夫，平平安安地過一輩子，也不枉我辛苦地培養她一場。可是我太愛她了，她又是一個那麼可愛的孩子。她三翻四覆地要我許她讀書，我到底拗不過她。她要什麼事情，我都答應她。只怪我自己心腸太軟。要是不放他出來讀書，也許沒有今天的事情……你姨父，她父親……他的事情你不知道，我連若華也瞞着，不告訴她。他死在監牢裏，他在那裏面不到兩個月，受不過拷打便死了。那是宣統末年的事情。那時我肚裏懷了若華進牢裏去看他。他對我說他爲什麼要幹那種事情。他自己並不害怕，只是不忍拋棄我和那未來的孩子。他相信那一定是個男孩，他要我好好教養他，要他將來承繼父親的事業。我聽了他的話，輕意問問了一句『要是生下來是女的呢？』他不高興地答道：『那麼將來隨便把她嫁個人就算了。』他死了以後再兩個月若華就出世了。我倒高興，我以爲既是女孩，我就可以把她保全了……誰知道現在連女兒也走上了她父親的路！

『她於是閉上了嘴，好像說了這許多話，就用盡了她的精力似地。她閉着眼睛頭靠在椅背上，微微地擺動着，顯得十分衰弱可憐。』

「我癡呆地望着她，我現在才完全明白了。我不能夠對她說一句勸慰的話，因為我現在知道她看事情還比我清楚。她的話使我十分感動，但同時把我的最後一線希望也剷除了。我忽然覺得善的事情似乎是應該的，而且是無可挽救的。這就和我自己得了一個死刑判決差不多。」

「她忽然站起來，帶着溫和的眼光看我，嘆息似地說：『我不怪你，我完全不怪你。我是早就料到了的。我現在去睡了。』她顫巍巍地走出了房門。」

「這一晚上她似乎整夜沒有睡覺。我時時聽見她的咳嗽聲，這聲音裏充滿着絕望的苦痛和孤寂。這聲音使我想起了她的慘苦的一生。在我的心裏除了我自己的悲痛而外，現在又加上了她的悲痛。我這晚也不能夠好好地睡覺。」

「今天早晨我預備出門去，亭子間裏沒有聲音，我想她大概睡熟了。但是我走過那門口她忽然開了門喚我，我便站在和她講話。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她淡淡地對我說道：『我再等一天，明天下午要回去了。』她不再說別的話，也不等我回答，就馬上關了門。我站在樓梯上，遲疑着是不是還應該進去和她講話，忽然我聽見亭子間裏起了低微的哭聲。原來她在裏面哭。」

了。我的心裏非常難受，不敢再驚動她，就急急跑出來，到公司辦了事情，又奔走了幾個地方，纔到了你這裏。

「別人看見我都說我病了。你想想看，這兩天我怎麼能夠不病？這種生活我實在不能夠支持下去了。」

宇站起來，走到床前，一下子就睡倒下去。這些時候我都沒有看見他的臉色，他也不能夠看見我的。這房間早已落在黑暗裏了。我也不去扭燃電燈。爲的是這情形在黑暗裏也許更容易過一點。

我在書桌前面坐下來，這地方就是宇剛纔坐的。現在他躺在床上不作聲了。

我們兩個就這樣地在黑暗裏過了許久。他沈重地呼吸着。我却漸漸地到了沒有思想，沒有感覺的地步。我的心裏空無一物，好像我已經死了。

宇最後站起來扭燃了電燈，對我說：「我走了。我得了消息會再來看你。你自己要小心。今天又有人要我勸你當心，你不要出街才好。」

他悄然地走了，撇了我一個人在房裏。

我聽清楚了他的話。我也打算依從他的。但是他走後不到一點鐘我就出去了。我的腳不許我安靜地留在房間裏。牠們要把我帶到我的思想忘記的地方去。

(三)

早晨我醒得很遲，太陽從窗戶照進來，屋子裏也有些溫暖了。昨晚在街上跑了一夜，回到家裏人還不很清醒。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什麼時候才睡熟的。

我彷彿記得從那個弄堂出來走不到一條街，我看見了一個女人，她的背影就和華的沒有兩樣。我跟在她後面跑了好幾條街，我幾次要叫出「華」這個名字，但是我的聲音嘶啞了，我自己明明知道這不能夠是華。同時我記起了宇告訴我的話：華也許已經不在我們這世界上了。然而便是看見和華的背影相像的女人，也可以使我的心多少得點安慰。我的腳知道這個，牠們把我帶着跑了幾條街。於是在一個十字路口汽車攔住我的路，我失掉了那個女人。她和華一樣地在我的眼前消滅了。我走了許多地方都找不到她的蹤跡。

這記憶在我的腦裏漸漸地清晰起來。我開着窗戶，讓陽光愛撫着我的頭，我重複地去經歷昨晚的情景，我甚至把那個女人當作真正的華。

但這個也不能夠長久地安慰我的心，苦痛和憤怒在我的心裏燃燒起來。我記起字警告我的話，這更增加了我的苦惱。我不能夠過這種隱匿的生活。我不能夠為了一點恐懼就躲藏起來，不做一點事情，讓無益的苦惱來消磨我的青年的生命。

我拚命抽烟，這也沒有用，這不能夠使我忘掉什麼。我讓灰色的煙霧把我包圍着，但那一對濃黑的大眼睛依舊透過煙霧而現在我的面前，我的耳邊時時響着那空虛的咳嗽聲。這些使我明白如果我不做一點事情，我自己就會被無益的苦惱折磨死的。這生活是零碎的自殺。下午兩點鐘光景，字來了。他的臉陰沈着，兩隻眼睛紅腫着，顯然是他不久以前纔哭過一場。我看見他的面容我並不驚訝，我好像是早就料到他會帶了這樣的面容到我這裏來，而且也有些明白他會對我說什麼樣的言語了。

我們交換了一瞥恐怖的眼光。他先開口了：

「我剛剛送了我姨母回去。開車的時候她沒哭，倒是我哭了。她好像抱了放棄她女兒的決心似的，她把女兒的事情託付給我，她對我說任是怎樣大的打擊，都可以默默地忍受。但是我看得清楚，她來這裏不過住了幾天就像在這裏生了一場大病。她咳嗽很厲害，臉瘦得不

像樣。不知道爲什麼看見她這樣子，我就覺得心犯了大罪似的。所以我哭了……」他說到最後喉嚨裏響起來，他不能夠說下去，他在我的面前哭了。

我的心痛楚着，在我所經歷到的苦痛之上，他又給我添加了更多的苦痛。世界是這樣地寬闊，他却盡量地知苦痛堆在這房間裏。我等着他來，我等了許久，他却來對着我哭了。他的抽泣聲在我的絕望之上添加了絕望，使我感到更難熬的心的壓迫。苦痛彷彿是沒有終局的。牆壁似乎也要倒塌下來，我掙扎，我忍不住憤怒地大聲叫起來：

「爲什麼要哭？宇，你也學會哭了？連華的母親也不哭的，我問你從古時到現在有多少人哭過了？眼淚積起來已經成了大河，難道就缺少你一個人的眼淚？我問你這有什麼效果？收拾起你的愚蠢的眼淚，我不要聽你哭！」

我並不是在對他說話，我並不想責備他，我是在對那包圍着我的苦痛說話。我忍受了好些日子，但現在忍受也到了終局的時候，我要昂然地抬起頭來把那些苦痛去掉。

宇驚恐地望着我，也似乎不知道我的心情，但他却把抽泣的聲音止住了。他揩拭了眼淚，過了半晌纔苦澀地對我說：「我不哭……我不哭……不過華是沒有了。」他從懷裏摸出一

方破爛的紙條給我。

我戰抖地把紙條一把搶過來。我的眼睛冒出火射在這一方揉縐了的破紙上面。是鉛筆寫的字跡：

「我沒有希望了，這事情似乎來得太快，不過也不是奇怪的，在這個年頭並沒有奇怪的事情。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心裏充滿着懷念。可是我並不後悔，而且我很快樂，我不會忘記你們，好好地看待我母親罷，她太愛我了，她恐怕受不住這個打擊，最好不要讓她一下就知道，慢慢地告訴她，你們不要忘記我，你們要小心……華。」

我反覆地讀着，直到每個字每句話在我的心上回響起來，我的心很明澈，就彷彿她站在我面前對我說話一般。

「送這個信來的人告訴我，她已經沒有了，」字的聲音像喪鐘似的在我的耳邊響着。「這消息我並沒有告訴我姨母，這一次我是瞞着她的。我不能夠違背華的意思。這是最後的

一次了。」淚水又從他的眼裏迸出來，他的聲音又變成了抽泣。

他繼續抽泣着，這聲音雖是低微的，牠却響徹了這房間，使得屋裏的空氣完全變成悲哀的了。我剛纔得到的明澈的心境也被擾亂了。我心裏只響着一個聲音：「我充滿着懷念！」這是她的最後的聲音。但是我從什麼地方能夠找回她來，告訴她我也充滿着懷念呢？現在已經遲了。我和她中間已經隔着一個世界了。在苦痛之上增加了苦痛，在絕望之上增加了絕望。陽光也黯淡起來，天又現了快落雨的樣子。一切都是陰鬱的，苦惱的，沉悶的。不給我一點希望。宇的抽泣聲不停地在我的心上敲打着，那銳敏的針刺似的痛楚使我煩躁到快要發狂了。

我不能再忍受下去。我的腳顫得厲害，牠要第一個反抗了。不管宇和別的朋友警告過的話，不怕我也會得着華那樣的命運。我不再躲在房間裏過隱匿的生活了。我要出去做一點事情，免得到了太遲的時候。

「宇我們走罷，到信那個去！」我忽然下了決心命令似地說。

「但是下了雨，」宇驚疑地望着我低聲說，一面在揩拭眼睛。

我朝窗戶那面看，一些雨點正向那玻璃窗飄來，無力的貼在玻璃上面。沒有聲音。

我殘酷地微笑了。我堅決地昂然答道：「這樣的雨算得什麼。我們走！」

（選自神鬼人）

雷

（一）

一條靜寂的街道上有幾家荒涼的舊院子，有幾棵樹，街是窄小的石板道，從石板縫隙裏長出了青草。

沒有路燈，每家院子的門緊緊關閉着。時候快逼近中夜了，天色是黑暗的。街上沒有行人，除了風吹着樹葉抖動外，就沒有別的聲音。彷彿一切都睡去了。

突然黑暗裏起了一個低微的響聲。一家院子的門開了，從裏面射出一點燈光，一個人影閃了出來，接着又是一個兩個三個……

「敏，那草案你帶去了？」院子裏面的人低聲問。

叫做敏的那青年剛要跨出門限，便回頭匆忙地答應了一句：「帶走了。」於是他大步走

出了舊院子。他的右手裏拿着一根火把，光不大，却也照亮了他的圓臉。兩隻眼睛是很明亮的。他是一個二十歲光景的人。

院子的門關閉了。十多個人被趕到荒涼的街上來。街上就起了皮鞋的聲音。都是沈重的，而且單調地在這靜寂裏響着，沒有回應。

火把被風一吹就爆炸似地燃起來，火花時時落在地上。黑暗的街道在牠的微暗的光亮裏戰抖了。那些青年的脚步踏在那街心，永遠是沈重的。從一條街道轉到另一條街道，大家都不大說話，只聽着風吹動樹葉的聲音。兩三個人分成一組，每一組隔了十多步路的光景，後來進了一條較寬敞的街道，於是大家分散開了。

最後的一組有三個人，除了敏外還有一個瘦長的男子和一個中等身材的女郎。

「敏，你們爲什麼都不開口？」那女郎看見敏把快燃完的火把擲在地上，用腳踏滅了牠，却不說話，忍耐不住地問了這一句。她這時候噓了一口氣，似乎燈光給了她一點安慰。

「我們沒有說話，當然用不着開口！誰像你那樣多嘴？」瘦長的男子接口說。他的態度是有些粗暴的。年紀也只有二十多歲，和那女郎差不多。

「德我沒有和你說話，不許你插嘴。」女郎做了嗔怒的樣子對這叫做德的男子說。她掉頭過去看敏，敏在旁邊笑了，並且說：

「德的態度永遠是這樣地粗暴，我說這不行，以後應當改掉！」

「我有一個好比喻，德就像一個響雷，那來勢倒很兇猛，可是過一會兒什麼也沒有了。」女郎說着就撲嗤地笑起了。

「慧，你要當心！謹防有一天這個雷會打到你的頭上來。」德說這話態度是很正經的，他有氣憤了。他這個人很容易被人激怒，他的朋友們知道這個就常常故意用話來激怒他。

「我不怕，看你的雷怎樣打到我的頭上來。你至多不過罵女人不革命罷了。」慧得意地回答說。聲音裏還帶着笑。

德不作聲了，氣憤地沈默着，用力把皮鞋在石板路上踏。他抬了頭望天空。天空是黑暗的，沒有星子，像一條海，但沒有波浪，平靜的，深沈的，沒有一點響雷的朕兆。他的心跳動得很厲害了。

「慧你不要和德爭論，你們兩個遇在一起就免不了要吵架。大家讓德安靜一點，等一會

到他家還有工作，我還要和他商量修改那草案。」敏和平地說。

「草案，你老是談着草案，敏你和德一樣，你也以為世界上除了草案以外就沒有別的東西，你們都不像年青人。」慧激動地說，她這時候臉色突然發紅了，但那兩個男人都不會注意到她，他們都在想自己的事情。

「你們女人的心理真奇怪，剛纔你不是也熱心地討論着草案嗎……」敏說到這裏，就突然換了話題：「慧我們送你回去？」因為這時候他們已經走到敏的家門口了。

「我不想回去了，現在這樣遲那裏恐怕也沒有人給我開門。」慧突然轉過身望着敏說，聲音裏充滿了煩躁。她有些害怕回到那寂寞的家裏去。

「不回去……」敏現了爲難的樣子沈吟地說。「好，我們三個人擠一下罷。」

慧沒有異議，敏就去敲門，敲了好幾下，裏面纔起了應聲。三個人站在石階上等候着，大家都不說話，各人有自己的思想。

門開了，露出一個人臉，一盞煤油燈。「你們回來了。」從裏面傳出來一個青年的聲音，這聲音又有點兒像彭。

敏先走進去，慧跟着，輪到德時他却用堅決的聲音說：「我到學校去睡。」就掉轉身子要走。

「到學校去，這時候也不容易叫開門了。我們今晚還有事情，你不能走！」敏驚訝地看着德，說了這樣的挽留的話。

「我明天早晨再來，」德的臉色變得更陰沈了。他不多說話就大步走了。他走得很快，就像害怕別人要追他回去。敏就站在門口看他，他馬上被黑暗吞食了進去，只有那沈重的皮鞋聲還送到敏的耳邊來。

敏帶了一個不愉快的感覺掩閉了門，轉身正看見慧的現着奇異的表情的臉龐，給那青年手裏的燈光照亮了。

他們進了房間，那青年問了幾句話，就把燈留給他們自己去睡了。

敏和慧坐下來，沒有疲倦，只有激動。兩個人都不想睡覺。有什麼東西盤據着他們的頭腦。

「德的心裏真正有點奇怪，原說我們今天晚上就弄好那草案，他現在却到學校去睡了，」敏訴苦似地說，又像在對自己說話。

『大抵是因爲我在這裏住的緣故，』慧解釋了一句，她極力要表現着鎮靜，但仍露出激動的樣子。

『大概是——』敏沈吟地應道他開始在思索。

『他今晚故意走開，以後他就有話來嘲笑我們了，』說到『我們』兩個字她特別地把聲音提高起來。

敏不答話，他茫然地望着那黯淡的煤油燈光，過了半晌，忽然站起來，走到桌子前面，用一隻手搔了搔頭髮努力說：『慧，我們現在來弄好那草案，不必等候德明天給他看，一下就行了。』他從身邊摸出了一束紙件，放在桌上。

慧把兩隻細眉微微一皺，默默地看着敏，坐下來攤開紙件在那裏低聲唸，敏就坐在她的對面，他完全俯下頭，似乎就害怕看她一眼，她知道這情形，不說話却開始冷笑了一聲。

沒有動靜，敏抬了頭看她一眼，不說一個字又把頭埋下去了，他只顧去唸那紙件上面的文句，但聲音却有些兒顫動。

這寂靜把慧變得更激動了，她終於忍耐不住開口叫了一聲『敏』，敏似乎沒有聽見，她

便又叫了一聲

敏停止了工作，抬了頭看她，他的眼光抖着，他知道她一定有什麼不尋常的話語要說給他聽。

『你把草案收拾起來罷，在這樣的夜裏，在這春天的夜裏，你為什麼還拿草案來折磨你自己？』她激動地說，臉紅着，眼睛裏射出光亮。

『草案，那不是很要緊的東西？明晚上開會時就要用他！』敏彷彿知道她在向他挑戰了。而且他也明白自己的戰鬥力是薄弱的。他匆忙地用了上面的話來防衛他自己。

『草案，那是明晚的事情！你不覺得今晚和明晚的中間就隔着一個很大的界限嗎？也許我們明天上午就會離開這個世界。為什麼我們今晚就不該想到別的事情，個人的事情……』她熱烈地，辯駁似地說着，那聲音裏含了不可抗拒的力量，當一個女人被激情鼓舞起來的時候，那是很可怕的。她的聲音後來變得柔軟了。她伸一隻手去搶了敏的紙件，揣在她的懷裏。

『慧！不要開玩笑，我們談正經話。把草案還給我！』敏受窘似地站起來說，『我明白你的

意思，那是不行的。我們不應該想到個人的事情。」

「然而你要知道我們女人不單是靠著草案生活的。你們可以整天價埋去弄什麼草我們不行，我們還需要別的東西，」慧強硬地辯駁說。

「但是蘇菲亞——」敏帶了困難地接下去，但他剛說了五個字，就被慧搶着說了：

「蘇菲亞，你們的理想就只有蘇菲亞！蘇菲亞不是也有她的熱利亞博夫嗎？誰個女人不需要人愛？」她很聰明，她看見他的話已經在他的臉上發生出什麼樣的影響了，她像一個勝利者似地繼續去追逼她的敵人。

「無怪乎德要常常罵女人了。」敏帶了微笑說，他就用微笑來掩飾自己心裏的激動。「我們四周圍充滿了哭泣和呻吟，這時候你們還想到愛情上面去？這事情只有你們女人能夠做。」他口裏這樣說，心裏却並不完全這樣想。

「你又拾了德的話來說！其實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人生下來並不是完全爲了給與，也該有一些享受。我們既然有這本能，當然也有這權利。爲什麼我們就應該犧牲掉這個權利？人說革命家應該像一株枯樹，那是腐儒的話！」慧繼續說着，笑容籠罩了她的因激動而發紅的臉。

敏把意呆呆地望了半晌。他的臉上的表情很快地變化着。他被種種的思想纏繞着；後來他纔下了一個決心，對她說：『你也許有理！我不和你辯論了。我現在也不向你草案，我到上面明那裏去睡。你好好地睡罷。有話明天再說。』他激動地說了上面的話，不敢再看慧，一眼就匆忙地往外面走。

慧並不挽留他，她甚至也不站起來，她只冷笑地說了一句：『我知道你沒有這勇氣！』那神情有些鄙視他。

敏已經走出房門，聽見這話便又回轉來。他的臉被一層薄霧籠罩着。他的眼睛就只看見她的給濃髮掩蓋了一半的白皙的圓臉。他站了半晌，好像有一種力量牽引着他。他一直走到她的面前，伸出了兩隻手。

在他們兩個人中間再沒有爭論了。激情像一根帶子把他們縛在一起，激情燃燒起來就像一股猛火，牠燒掉了周圍的一切，把黑暗也變成了光明。

夜色慢慢地淡了。

(二)

第二天下午敏帶了修正的草案給德看，在學校裏遇見了德。他看見敏，第一句話就是：「晚上有什麼花樣？」

敏紅着臉，即刻找不出話來回答，過一會纔用別的話支開了。德不注意到這事情，他却只顧說：

「爲什麼上午不來？我等了你好許久。」

敏很容易地找出了解釋的話，他的眼睛裏還有慧的影子在跑。

兩個人就同着走進了德住的那個小房間。一張木板床，一張破桌子，一堆舊書，這就是房裏的重要陳設。

「今早晨慧什麼時候走的？」在討論草案的時候德忽然這樣問起來。

「八點鐘。」

「我不相信，」德表示懷疑地說。

「我用不着騙你，」敏正經地回答着。

過了一會德又把草案放下了，沈着臉對敏說：

「敏你要當心！慧很厲害，不要上她的當。」

敏莊重地回答道：「我和她又沒有什麼關係，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那麼昨天晚上你為什麼要走？」你的眼睛裏依舊有慧的影子在跑。

「昨天晚上你根本就不應該留她在你那裏睡！」德說着，臉上也露了笑容。

兩個人又繼續着討論那草案，這並不需要很長久的時間。但是慧來了，同時的有一個叫做影的女學生。

「慧我問你，今早晨什麼時候回家？」德一看見慧，就收起了草案發出這問話。

「十點鐘。」慧不加思索自然地說了出來，敏吃驚地看她，想阻止她，已經來不及了，他的臉上立刻發紅起來。

德默默地把臉一沈，就站起來往外面走，彷彿並沒有注意慧的答話。

「我們一來，你就走，什麼緣故？」慧帶笑地問他，她的臉上忽然帶了一點不自然的表情。

「我有事情，沒有閒功夫陪你們玩。」德粗魯地回答着就走了。

「但是影有話要和你說，她特別跑來看你。」慧趕出去喚着德說。這時候影也跨了門限。

出來。

德站住了，看見影就問「什麼事？」

「你給我的書已經看完了。我還想再討幾本另外的。」影的態度就合於一個女孩子的謙遜。她的唇邊帶着微笑。

「好，我明天託人給你送來……你都懂嗎？」他帶笑說。

「大意是懂得的，有不懂的地方她已經給我解釋了。」她說話時回頭去看了看慧。

「好。」他說了這一個簡單的字，點一下頭就轉身走了，很快地就進了另一個房間。

敏從房裏走出來，輕輕拍了一下慧的肩頭低聲說，「慧我有話和你說。」於是兩個人就拋開影往外面走了。

過了一點鐘光景，德弄好了那草案走出來，經過他自己的房間，推了門進去，看見影在裏面，就驚訝地說：「你還沒有走！一個人他們到那裏去了？」

「我在等你。」影胆怯似地回答說。「我有一點事情。」她的橢圓的臉龐上彷彿堆了幾片黑雲，一對眉毛緊緊地縳在一起，樣子顯得很可憐，和先前的不同了。

「什麼事情？」德的聲音變得溫和了。

「父親不許我讀書了，他要我回家去結婚，」她站起來用一種憂鬱的聲音說。「這樣看來，什麼都完結了。」她說着彷彿就要哭出來。

德一時找不出話來說。但是一種異樣的感覺在他的心裏生長了，他自己也分辨不出來，是同情，是憐憫，還是別的。他有些受窘了。

「我實在不願意回家去，我不願意……」她還想接連地再說幾個不願意，但她被一個悲痛的感情壓倒了，她低下頭不讓他看見她的臉，却用力在咬自己的嘴唇皮。

「不回去，一定不回去！」德氣惱地說，他心裏非常不快活。「苦惱是沒有終結的。我們太慢了！」他就在房裏大步走起來，這房間很小就像囚籠一樣把他拘束住了。

「勸我反抗，但是我沒有能力，我又愛我母親……」影訴苦似地繼續說。她的聲音就像游絲一般地軟弱。這時候她顯然是沒有了主見。

窗外在那天井裏學生快樂地笑鬧着，那些清脆的聲音在春天的空氣裏飛跑，進了這小房間，就增加了德和影的苦惱。

德氣青了臉，氣紅了眼睛，他覺得好像這房間倒塌了，就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壓得他不能夠動彈。他猛烈地抖動着身子，捏緊一個拳頭放在桌上大聲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我們有辦法！」

影驚訝地抬起頭來看他，不知道他的主意究竟怎樣。過了半晌她纔畏怯地說：「慧叫我搬到她那裏去，她勸我就不要住學校了。」

「這也是一個辦法，」德接口說，「總之我們一定幫助你！」

「但是母親……」影用親切的語調談起了母親。

「母親，不要管她，她不久就會死了。你沒有理由爲了母親犧牲你自己！」德堅決地說，那神情就像一個裁判官在宣告被告的死刑，被告却是那較前的一代人。

「我不能夠這樣想，也許我是太軟弱一點，」她謙遜地辯解說，「也許我的舊習慣很深……不知道像我這樣的人，你們肯不肯要我一點能力也沒有，我很想跟你們在一起做事。」她懇切地望着他，在她的臉上那愁雲漸漸地淡了。

「那你以後就應該強健起來。我們自然歡迎你，什麼人我們都歡迎的，」德有些高興了，

他的臉上也有了笑容。

「好，你就決定搬到慧那裏去。家裏的事情就不要管牠。我們會找事情給你做。」他站起來預備走出去。影也只得走了。

「影告訴你，我看見多一個青年反抗家庭，反抗社會，我總是高興的。」德粗聲說着，動了他的長身子就滿意地微笑了。

德把影送出去，一路上談了些鼓勵的話語。在學校門口廣場上大榕樹腳下，敏和慧站在那裏談話，慧把身上靠在樹幹上，飄散的黑髮遮了她的半個臉，藍花格子的布衫掩着黑的短裙，兩隻健康色的手腕不時地動着，看見德她遠遠地就送給他一個微笑，那兩隻亮眼睛就像鋼刀般鋒利。

「慧的確有些魔力！」德不覺這樣一想，就覺得慧的面影向着他壓下來。但馬上他把身子一抖，就像要抖落掉這個可怕的影子。

敏在慧的旁邊徘徊，看見德就大聲喚他。影本來走了，却又給慧喚了回來。

「明晚上有一個學生的會，影你一定參加罷，慧在影的耳邊說。」

一道紅霞上了影的面頰，在激動的感情裏她的眼睛看見了另一些奇異的景象。她答應了。

學校裏鐘聲響着，最後的一堂課完畢了。接着一羣青年的學生從裏面跑出來。

(三)

一個傍晚影跟了慧去參加那學生的會。慧不告訴她會場在什麼地方，她只是默默地跟着走。她的心情很奇怪，她平常很少是這樣。這是緊張，是高揚，她自己找不出話來形容。

她們穿過一條巷子，又走過一條長街，走的總是一些不平坦的石板路，路旁偶而有幾家舊的小院，有幾處，路旁就長了深的青草。剛下過雨，石板有些滑，空氣却很新鮮，而且有草香，有樹香。從院子裏伸出來的荔枝樹在開花了。

沒有月亮，有幾顆星，天色却是很亮的。街道很寂靜，她們所走的都是些僻街，這時候差不多沒有人經過。只偶而有一隻狗跑在她們的後面叫起來。影的心因了胆怯而厲害地跳動了。慧却沒有一點怕懼。她那鎮靜安詳的態度使得影禁不住要佩服她的胆量。

最後在一個舊院子門前她們停住了。那兩扇脫落了油漆的門關住了，裏面的一切，在影

的眼裏看來這院子 and 別的並沒有兩樣，但慧輕輕在那門上敲了兩下門，馬上就開了。從裏面露出一個孩子的臉。

「慧是你！」那孩子對着慧笑了笑，又用天真的眼睛把影打量了一下。影看見她的天真的面孔就很覺得奇怪，他年紀很青，至多也不過十四五歲。

「這是影，就是我說過的那個，」慧對那孩子這樣解釋過，就帶了影往裏面走了。

「他這樣年青，就到你們這裏面來，」影一面走一面低聲問慧。

「他還不算是最小的，他已經有十七歲了，」慧不在意地說，她一面又要回答別的青年
的招呼。

她門走完了天井，就進了一個小廊，那裏面有一個樓梯引了她們到樓上去。

樓上兩個房間，裏面都有不少的人。前面一個房間接連着露台，房間不大，只有些少的舊傢具，好些人就坐在地上。德已經來了。影看見他站在露台上和兩個學生談話。

人家叫影坐在那張木板床上，坐在她的旁邊的還有兩個女學生，慧到露台上去了。房間裏好幾組人在低聲談話，接着又來了幾個人，夜也跟着走了。

「明再沒有人來罷。」德在露台上面轉過身子問那個站在門邊的方臉學生道。並不等明回答他，就繼續說：「不等人來，我們就開會罷。」

「好，人來齊了，」明回答說。接着房間裏起了小的騷動後，後面房裏好露台上的人都擁擠在前面房間裏來。除了五六個人外，大家都盤脚坐在地上。門關閉起來。桌上一盞舊煤油燈的微光黯淡地在一些人的臉上塗了一層黃色。衆人沈靜着，三四個人用窒息 聲音咳嗽。在片刻的甯靜之後，明的聲音響起來了。

明說明白了開會的本意，就讓德來說話。德坐在桌子前面，背着燈光，人看不清楚他的臉，但他的話語是不會被人遺漏的。他從開始說到結尾，中間就沒有停頓過。熱情鼓舞着他，又使他鼓舞着別的人。他陳說着，在目前的环境裏青年團體應該如何加緊地工作。他的論據在那些學生的耳朵聽來是異常雄辯的。每個青年的心都爲他的話而戰抖了。

影在這環境裏是生疏的。但德的話把她吸引住了。這些時候她就沒有把眼睛離開過。德的臉就像一個鷹臉似地壓迫着她的眼睛。她被兩種思想磨折着時，而不要再說了；時而繼續說下去罷。他的話被她完全聽進了耳裏，而且經過了仔細的咀嚼。好些話使她很難堪，但她又

禁不盡在心裏說：「你是有理由的，你是有理由的。」在她的謙遜的女孩的心裏，她把德過分地看重了。

街上簡直沒有一點聲音。夜從窗外窺進來。房間裏空氣很沈悶，又有好些人在低聲咳嗽，但德的話語依舊沒有阻礙地流下去，像一股水流。水流進了影的心裏，把她的畏怯全洗去了。「他有好些話都是指着我說的，他在指摘我的錯誤。」當她聽見德說到對於舊勢力應該堅持着不妥協的態度時，她忍不住激動地這樣想了。

水終於流盡了。德閉了嘴，讓另一個青年起來說話。接着第三個人又說，就這樣繼續着。這全是些工作報告和以後的工作計劃。影覺得自己不能夠全懂。但她也努力聽了。她很奇怪，好幾個年紀很青的學生居然是那麼勇敢，她平時也偶爾遇見過他們，她決不會猜想到。還有她旁邊坐的那個相貌醜陋的女學生也說了許多使人激動的話。所以當她被介紹到那些同伴中間時，她不禁慚愧地紅了臉。別人接連問了她幾句話，她一時幾乎回答不出來。

後來會開完了，門打開，人陸續散去。學生們赤腳走下樓梯，每一個青年的臉上都帶了嚴肅的表情，不說話，好像奉了一個重大使命離開這裏。

影跟着慧走了。她們走得不很快。一會兒德就從後面趕了來。他走在她們前面和一個學生談話。

沒有人預備火把。灰白色的天空給這一行人指着路。影一面和慧說話，一面却在注意德的背影。德的瘦長的影子像一隻鷹盤旋在她的頭上，那大的翅膀給她遮住了眼前的一切。

(四)

回到家裏，慧和影進了房間。慧燃了桌上的煤油燈，看表已經是十二點鐘了。

「今晚的印象怎樣？」慧這樣問影。

「我只有感動。我不配說別的話。」影說這話時還感到心的跳動。

「你覺得德怎樣？」慧在床沿上坐下來，露了一個笑臉。忽然發出這問話。兩隻亮眼睛銳敏地望着影。

「德——」影剛說出了一個字，就閉了嘴，她的臉給慧看得發紅了。她低下頭過了半晌纔抬頭，不自然地問道：「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看你就這樣害羞了！」慧狡猾地笑起來。把她身子倒下去，斜臥在床上。過後又站起來。

走到影的身邊，把一隻手搭在影的肩上微笑說：「大家都說德很討厭女人，但是他却有些地方使女人禁不住愛他！」

影驚訝地回過臉看慧，這兩個女人的眼光成了兩根平行線。於是影的眼光往下面移動，她的臉漸漸陰沈起來。她不回答慧的話。

「影我的話不會傷害你，你為什麼忽然又不快活了？」慧就把半個身子靠在影的身上，在她的耳邊體貼似地說。

「我在想我自己的事情，和你的話沒有關係。」影開始辯解着。「我的身世是很苦的。

……父親嚴厲，待我沒有一點情感，母親多病又瞎了眼睛。我過去就很少有過歡樂的事情。

……」影的聲音抖動着，好像一滴一滴的眼淚就從那裏面流下來。那臉上的表情是悽慘的。

「為什麼還要談過去的事情，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你已經走進新的路了，」慧緊緊偎着影，溫柔地安慰說，就像把影當作了他的妹妹。

「慧你是幸運的，你的環境好，你有勇氣，你已經站立起來了。我却怕我沒有這勇氣。我現在還不知道能不能夠脫離掉苦海。」影的苦惱的聲音深深地打動了慧的心。影把雙手蒙住。

眼睛似乎怕見那燈光一般。

慧把臉緊緊靠着影的臉，用溫柔的聲音，差不多要咬着影的耳朵地說：「影，不要傷心，現在社會裏我們女人的生活的確太苦了。但是我們要爭回我們的幸福來。你就忘記了今晚看見的碧和平她們的過去環境都是很壞的，並不比你好。碧從小就死了父母。但是現在她們都是學生團體裏面的活動份子了。」

影聽清楚了慧的話。她記得碧和平，碧就是那個時常發言的醜陋的女學生，有小的眼睛和高的顴骨，她的熱烈而富於條理的說話，使許多人表示贊同。平相貌還端正，不大說話，在場的人似乎都很敬重她。她就是那房屋的主人，是她和另一個男同伴用了夫妻的名義，把那房屋租下來的。慧告訴過她，平曾經為團體做了好幾件事情。她們今晚和她也談過幾句話。她們的年紀並不比她的大，為什麼她就和她們差了這麼遠？

「我希望我能夠做到她們那樣。」影掙扎了許久纔努力說出了這一句話。這時候她彷彿看見那隻大鷹的黑影向着她的頭壓下來，但慢慢地鷹又飛走了。

「影快樂起來。我的生活裏是需要快樂的。爲了那個大事業我們會犧牲掉一切。甚至明

天的太陽和空間。所以我們有空時間，就應該把牠快樂地度過。我是需要快樂的。」

影覺得她的身子在慧的緊抱中發熱了，慧的小嘴唇就吐熱氣在她的臉上。她覺得那悲哀在她的肚裏堆積起來，要到了她的喉管，但忽然間全都消去了。她就伸出手來回答慧的擁抱。

(五)

團體裏工作一天天地緊張起來了。德好幾夜就沒有睡夠覺。

星期日下午學校裏很靜寂，學生們都回家或出外去了。沒有人來攪擾德，讓他安靜地躺在木板床上。溫暖的春天的空氣很容易叫人感到疲倦，很快地德就拋擲了手裏拿的一本書，閉着眼睛沈沈地睡去了。

他向來不做夢，一閉上眼睛就失了知覺，直到第二次睜開眼睛。但這一天他却有些糊塗起來了。他覺得一塊熱的東西壓在他的臉上，一股熱氣直往他的口裏噴，使他的身子變得更加軟了。但他還在努力掙扎。他想，這一定是夢。於是他微微睜開了眼睛。一個女性的面龐貼在他的臉上。那熱的嘴唇就緊緊壓着他的嘴。一股香氣刺進了他的鼻端。他吃了一驚，就睜大了眼

睛想站起來努力說『是你』然而那個柔軟的身子又壓倒在他的臉上。那熱氣使他的頭腦昏亂了。他屈服似地伸了兩隻手來抱着她。

這陶醉使德忘了自己。但過一會兒他又慢慢地清醒起來了。慧的戰勝者似的笑臉刺着他的眼睛。他忽然生起氣來，就推開慧在一邊，自己從床上起來，一個人煩躁地在房裏大步踱着。但房間太小了，拘束了他的脚步。

『慧你這小鬼！你爲什麼跑到這裏來？』他恨恨地對着慧說，慧坐在床沿上，帶了狡獪的笑臉看他。

『我要來看看你這個雷究竟怎樣厲害！』慧看見德的慳惱的樣子更加感到了勝利的得意。

『我說你們女人都行，你們都是自私自利的。你們都該挨雷打。』德掙紅了臉罵起來。『可惜你這個雷只是空心雷，沒有一個女人會怕你。』慧冷笑說。『現在你的最後防線被我攻破了，哈哈！』

『攻破了，對你又有什麼好處？』

「我就討厭你們這般公式主義者，開口閉口總是說女人不行，說戀愛是革命的仇敵。現在你該明白了你的弱點罷，哈哈。」慧帶着笑站起來，兩隻眼睛半輕蔑半引誘地望着他。

德沒有話說，就垂下了頭。

「可憐影還把你當作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聖人！」慧進逼似地譏笑說。

「好，我給你一個滿足罷。」德忽然粗聲說了這一句，就撲過去，一把抱住了慧的細腰，瘋似地把吻像陣雨般地落在慧的臉上，肩上。他的擁抱是那麽緊，使得慧就軟弱下來了。慧從來沒有這樣軟弱過。

這樣過了好一會，德就放鬆了手，捧着慧的身子粗暴地把她往床上一推，讓她倒在床裏，就像拋擲了一件用舊了的東西。然後他半瘋狂地笑起來，接連說：

「你害了敏，還要來害我。我不怕，你記住我是一個雷，一個雷。」

「敏我爲什麼害他？那是兩人同意的事情，而且現在也完結了。」慧坐在床沿上撫着她的疼痛的身子。那勝利者的驕傲已經完全喪失了。淚珠從她的眼眶裏流下來，但這並不是爲了悲哀。

兩對眼睛對望着，眼光成了兩根平行線。看那臉部的表情，他們就像兩隻鬥獸，等着機會互相來吞食。

時間在沈默中過去了。還是慧讓步先開口說話：

「德讓我們現在來講和罷。我們爲什麼定要裝得像這般地互相憎恨，這對於事情有什麼好處。」

「但是——」德，揮扎似地說，他把眼光掉開不看她。「我們的事業已經好幾次給你們女人的愛情破壞了。你現在又來……你把敏和別的人都抓在手裏玩弄着。但我不是敏那樣的人。」他努力在記憶裏找尋女人的壞處，尤其是慧的罪狀，想拿這些來做自衛的武器。

「那不是我們女人的錯，大家都應該負點責任。」慧溫和地辯解說。「自然給我們一種本能，一種欲求，我們就有權利來使她滿足。高德曼在她的自傳裏就沒有一點隱諱地敘述了她的許多次的戀愛。我的見解和行爲和她的並沒有不同處。」

高德曼是德崇拜的一個女革命家，她的兩大冊的自傳德已經讀過了。那裏面甚至有這樣的事實：在年青時候，她會有一次爲了事業到街頭去拉客人。慧真聰明。她知道德的弱點。她

一提起高德曼，德就無話可說了。的確他再找不出話來駁倒慧。

她的一切行為都是有理由的。她究竟是一個勇敢的女同志，那可愛的圓臉，堆在右邊臉頰上的飄散的黑髮，光亮的眼睛，大的嘴唇，健康色的手腕，這一切都是值得使每個青年男子心醉的，現在她自願地全都給他。他也是一個年青人，他不能夠再固執地拒絕了。

慧到了吃晚飯時才離開德。晚上在一個集會裏德遇見了敏，德幾次在談話的時候紅了臉。後來關於某一個問題敏又和德吵架似地爭論起來。德很疑心是敏故意向他挑戰。

開過會，德最先走出來，敏却在後面喚着：

「德等我一下，我有話對你說。」那態度是很懇切的。

德想敏一定是和他談論關於慧的事情，他有些不願意聽敏說這件事，但他也答應了。

兩個人走在寂靜的街上，敏用手電筒照着路。德和敏離得很近，他看不見敏的面孔，但他聽得見敏的急促的呼吸。

「德你爲什麼這幾天不到我這裏來睡？」敏用了窒息的聲音問。

「我沒有空，」德短短地，冷冷地回答着。

「這是假話，我知道這是假話！」敏戰抖地辯駁說。「你不來，是你不高興我，爲了慧。」德聽見他的話就彷彿看見他的心的跳動。

「你知道，就不用說了。」德只怕敏再說到慧的事情，他想用這一句話來堵塞他的嘴。

「德我告訴你，我現在向你說真話。我不能夠再瞞你。我和慧已經發生了關係。」敏說這些話，聲音抖得更厲害，感情激動着他，他似乎要把心都吐出來給德看。

德有些受窘了。他想不到敏會拿這樣的態度對待他。自然敏不知道他和慧的事情。但他能夠永遠瞞住敏嗎？他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說，他第一次感到躊躇了。

「這也許是不對的，你們大家在努力工作，我却把時間浪費在個人的享樂上面，我覺得很抱歉，彷彿你們大家都因此看輕了我。」敏懇切地甚至帶了懊惱的調子說。

德被敏的態度感動了。他覺得應該安慰敏，但馬上另一種思想又制服了他。他想敏也許是在故意試探他。敏也許已經知道了他和慧的事情。那麼他的話就沒有一點用處了。他不能說別的話，只接連說了幾個「不」字，這只是在分辯說他們並不看輕他。

「這幾天慧又和我冷淡起來，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我的心早被她拿去了。離開她我仿

佛就不能夠生活下去……她一定是愛上了別人，她也許是拿我來開玩笑……但是我離了她，就不能夠生活下去。德幫忙我罷。」敏的聲音一直抖下去，和風吹動樹葉的聲音伴奏着，不遠處有兩隻狗叫起來，黑暗包圍着這沈睡了了的街道。只有手電筒放出來一圈微光照亮了兩人的脚步。在這沙窸般的寂寞的背景裏，這個被愛情所苦惱着的男子顯得更可憐了。

「敏，這是怎麼樣的一個觀念，你會說出這種話！你這蠢人，你自己難道就不會害羞？」敏被許多瑣碎的思想糾纏着，正在解不開，聽見敏的最後一段話，就帶着氣惱努力從那網中掙扎出來。他開始責備着敏，但話裏面沒有恨，只有關心。「這全是幼稚的行動，我不能夠給你幫忙。」

「你不能夠了解我的心，你完全不懂得。」敏聽見那些他所不會料想到的德的答語，就搖着頭感嘆地這樣說。然後他又用他的戰抖的手一把抓住了德的手膀，不住地搖撼着。「德，你去把慧給我找來，你去，你一定去！」

「敏，不要裝傻。你還是這樣，我就不和你一道走了。」德變得煩躁起來，他不能夠再忍耐地靜聽敏的話語。慧的臉在黑暗裏現出來，口裏說：「我和敏的事情現在完結了。」他應不應

該把這個消息告訴敏？敏把他和慧的事情告訴敏？這思想像苦刑一般折磨着他。

「德，你一定去，你去告訴她……我的心跳得這厲害……要她來……我需要她，」敏半瘋狂地哀求說，那隻手依舊緊緊地抓住德的手腕。

「你這傻子！明天見！」聽起初不答話，後來忽然被一個狂暴的思想佔有了。他猛然把身子一抖，離開敏的那隻手，短短地唸出了這幾個字，就向着黑暗裏大步走了，拋了敏在後面。

敏跟着趕上去，德便加快了脚步，在一條三叉路口，敏看看要追上德了，却被一隻手攔腰擋住。

「往那裏走？」一個兵士站在他的旁邊嚴厲地問道。

「回家去，××街。」敏用了電筒去照那兵士的臉，一個黃瘦的三角臉。

「電筒拿過來。」那兵士更嚴厲地命令道。

「不拿給你！這是我的東西！」

「拿過來！」兵士堅執地命令道。

「我不拿，你沒有權利命令我！」敏昂然地反抗說。

『你不害怕？』那兵士就把盒子炮抵住他的胸膛。

『好，拿給你。』敏知道再反抗也沒有用處，就把電筒交給了兵士，轉身要走開。

『不行，不准走！』兵士接過電筒就大聲叫起來，拿了電筒去照敏的臉。

『電筒交給你，還不能走嗎？』敏裝出一個平靜的聲音問，但顫動是掩飾不住的。

『不行，還要檢查。』

一個恐怖的感覺到壓倒了敏，他知道身邊有些文件是不能夠給那兵士發見的。他在想逃避的方法。

兵士看見敏不說話，就動手來檢查，敏預備着抵抗。恰恰在這時候一個雷響了，打在兵士的頭上。兵士把身子一側，在他的身後就出現了一個瘦長的黑影。

『德你……』敏快活地叫起來。

『敏你回去，讓我來對付這東西！我的身體比你的好！』德的粗暴的聲音把靜寂的黑夜攪亂了。同時他在奪兵士的盒子炮，敏在後面拖住那兵士的手。

『敏你走！你的身體的文件要緊！』德又一次命令地叫起來。於是一個劇烈的鬥爭就接

着發生了。

(六)

第二天城裏就轟傳着一件重大的事情：一個外省青年人打死了一個兵士，奪走了盒子炮，卻又給別的幾個兵士抓住當夜槍斃了。

青年的屍首陳列在一個舊院子的門前，那院子沒有人居住，是一所著名的兇宅。據說那青年就是在那裏槍斃的。

許多人圍着屍首看。看清楚了的就滿足地走開了，讓沒有看見的人擠進來。兵士們守着屍體，想借這個做線索來捕捉死者的同黨，但等了一個整天都沒有得到點線索。於是他們就把屍首掩埋了。死者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名字，他們却始終不知道。

事實上德的好些朋友都到場來看過。慧和影就去過好幾次，每次都是流着眼淚離開的，但那些愚蠢的兵士却完全不會注意到。

最後一次她們回到家裏，影忍不住就倒到床上把臉伏在枕上哭起來。

慧沒有哭，她在房間裏踱着影的哭聲，把房屋裏的空氣也弄得變成悲哀的了。沈默很使

人難受。那哭聲漸漸地刺痛了慧的心。慧就坐到床沿上去，撫着影的起伏的肩頭勸慰說：

「影不要哭了。你不聽見敏說過德是爲什麼死的嗎？那是很光榮的事情。你用不着爲他傷心！」

「但是德不會活轉來了，」影抽咽地說。

「我們還有別的人呢！死了一個德，會有許多新的德來繼續他的工作。這不算是什麼大損失！」慧說這話自己也知道是很勉強，她極力抑制住她的聲音，不要使那裏面帶一點感情。

「這不是損失？」影像小女孩似地哭着分辯道。「你不知道，你不愛他，你一點也不關心他，你不知道他的好處！」

慧又被這幾句話擾亂了心，就猛然地站起來。她的眼前彷彿現了德的鷹一般的面龐。那兩隻光一般的眼睛，那一對鐵一般的手腕，那一顆炭一般的心，現在都消滅了。她還說這不是一個損失！她不能夠這樣地欺騙她自己。

「現在他死了，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我愛他……我愛他，可是他至死還不知道。我把他當作我的一盞明燈，現在這燈却給暴風雨吹滅了……他的樣子那樣慘，我們却只敢躲在人

叢裏偷偷點眼淚，」慧抽泣地說完了這些話，又傷心地哭起來。

慧站在房子中央，呆呆地望着壁上掛的高德曼的放大照像，想從那女革命家的剛毅果決的面容上得到一點鼓舞來抵抗影的哭訴。她努力去想別的更遠的事情，但沒有用，她終於自語似地說了下面的話：

「德！我不是常說我們的生命是不會久長的嗎……現在我們永遠和解了。你的雷不會打到我的頭上來了。你的雷，那的確是一個響雷呵！」

說到最後，她覺得聲音有些澀了。突然那感情在她的身體內滿溢起來，就像要往外面奔放似的，她忍耐不住，就急急走到床前，俯倒在影的身上，把嘴放在影的耳邊，低低地說：

「影！我的悲哀也是很大的。我也愛他，我很久就愛上了他。」

（提筆時我本來想寫一篇中篇小說，現在却寫成了這樣子。我最不安的是在一個混亂的情形下面槍斃了那個朋友。別的友人讀這篇文章也許會生出種種誤會。但那朋友，我想，是能夠了解的。我希望將來能夠在一部長篇小說裏使那朋友復活起來。）

作者在北平

窗下

(選自文學)

敏我現在又嘮嘮叨叨地給你寫信了。我到了這城市已經有兩個多月。這中間我給你寫了五封信。可是信寄出後就等於石子被擲在水裏，除去起了那水圈似的希望而外，便沒有一點回音。你難道把我忘記了？還是你遇着了別的意外事情？你固然很忙，但無論如何你得給我一個信息，哪怕是幾個字也可以，或再不然就托一個朋友來傳幾句話。你不能就這樣渺無音信地撇棄了我，讓我孤另另住在這個陌生的大城市裏。你知道我是一個有着怎樣的性情的人。你知道這樣一種生活在我的精神上會生出什麼樣的影響，那麼你爲什麼儘管默默地看着我受這些折磨呢？

我還記得兩個多月前我離開你的時候，月台上人聲嘈雜着，我們躲在車廂的一角，埋着頭低聲談話，不給別人注意。直到火車快開動了，你纔匆忙地走下去。你還走在車窗下對我笑了笑，又一揮手，就被火車拋撇在後面了。你不會追上來多看我幾眼，我也沒有把頭伸出窗外。

我只是埋著頭默默地回想你方纔說的幾句話：『到了那邊去，你也許會感到寂寞的。你要好好地照應你自己，你也該學點忍耐……我就怕你那脾氣，你起了衝動的時候，你連什麼事情都不顧了……』

你看，現在我也能夠忍耐了。我居然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在這個寂寞的房間裏住了兩個多月，而且還不知道以後更要住多久。這其間我也會起過種種的衝動，但都依著你的勸告一一的抑制下去了。這些時候我很少到外面去。每天我就坐在一張破舊的寫字台前，翻閱我帶在身邊的幾本舊書，和每日的報紙。等到我的腰有些酸痛時，我纔站起來，在房裏默默地踱一會。這樣的閒踱有時使我自己也覺得單調可怕，我的心漸漸地像被一陣火熾炙似的痛癢起來，我昂起頭大大地吐一口氣，我跨着大步正要走出房門，但你的話忽然又在我的耳邊響了。我便屈服似地回到寫字台前，默默地坐下，繼續閱着書本和報紙。直到朋友家的娘姨給我送晚飯來，我纔明白這一天又平淡地過去了。

我常常坐在窗前給你寫信，當我覺得最寂寞的時候，或者當那火在我心裏燃燒起來的時候，我就給你寫信：我的寫字台放在窗前，窗台很低，我一側頭便可以看見窗外的景物，上面

是一段天空，藍天下是土紅色的屋頂，淡黃色的牆壁，紅色的門，牆壁上一株牽牛花沿着玻璃窗直爬到露台上。門前橫着一條清潔幽靜的巷子。這是對面的房屋和我住的弄堂中間隔了一堵矮牆。越過這矮牆便是我的窗下，這也是一條巷子，但比起矮牆那面的却是窄狹而污穢了。牆邊有時還積着污水和腐爛的果皮和菜蔬。

這一帶街市都不是熱鬧的，近幾天來，經過一次集團搬家以後更是冷靜了。白天還有遠處的市聲送來，街中也有車輛駛過，但聲音都不十分響亮。一入了夜，一切都似乎進了睡鄉。只偶爾有一輛載重的兵車隆隆地駛過，或者一個小孩的哭聲來打破夜的沈寂。平常傍晚時分總有幾個隣近人家的小孩帶着笑聲在我窗下跑過，或者就在前面弄堂裏遊戲。他們的清脆的，柔和的笑聲不時飛進我的房裏來，那時我就會停止做我的事情，凝神地傾聽他們的聲音。我想從那些聲音裏分辨出每個小孩的面貌，而在我的腦裏繪出一幅一幅的圖畫，彷彿我自己就置身在這圖畫中而忘了我這寂寞冷靜的房間。

如今連這些笑聲也沒有了。在這幾天裏面這周圍似乎驟然少去了許多人。這周圍的生活也起了改變。甚至那個說着古怪的方言的娘姨送飯來時也帶了嚴肅而畏怯的面容吃力

地向我報告一些消息。我似懂非懂地把她的話全都吞下了。其實報紙上載的比她說的更清楚。但我依舊沒有改變我的生活。

這裏一個多月沒有下雨了。一連幾個晚上月色都很好。敏你知道我是喜歡月夜的。倘若在前幾個月我一定會跑到外面去，在街上走走。或者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坐坐。但是現在我却沒有這種心思，而且外面全是些陌生的街道。我又沒有一個可以和我同去散步的朋友。所以我依舊默默地坐在寫字台前，癡癡地望着那攤開的書本。時間偷偷地從開着的窗戶飛出去，我一點也不會覺得。只有空氣是愈過愈靜愈涼了。

「玲子，玲子，」在下面忽然起了一個男子的低微的喚聲。

我驚訝地掉頭，往窗外看去。我的眼前一陣清亮。越過矮牆那條水門汀的巷子靜靜地躺在月光下面。一個黑影子撲在門上。

聲音是我熟習的，影子也是我熟習的。穿着灰布長衫的青年男子到這地方來，並不是第一次。

「玲子，玲子，」那個青人用了戰抖而急促的聲音繼續喚着。他走下石階到牆邊輕輕去

叩玻璃窗

房裏有了一點聲音，窗戶呀的一響開了半扇，一個黑髮蓬鬆的頭探了出來，接着是女人的聲音着急地說：

「你——你，我叫你晚上不要來。外面情形不好，你怎麼又跑來了？」

「你開開門，出來，我跟你說幾句話。」男子催促地說，但他的聲音裏含了點喜悅，好像見了那少女的面貌他的心得了點安慰似的。

「你快說，快說！你快點走。等一會兒會給我爹碰見的！」女的不去開門，却把頭更伸出一點，仍帶點畏怯的聲音說話。一陣微風吹過，牽牛花的籐子跟着風飄舞，幾片綠葉拂到她的濃髮上。

「你快點出來說，我說完就走，不會給你爹看見的。」男子固執地央求道。

女的不再爭執了，就把頭縮回去，關上了窗戶，很快地開了門出來，站在門檻上。男的一看見她，便馬上撲過去抓了她的一隻膀子。

女的把膀子一扭掙開了，也不說什麼抱怨的話，却只顧催促道：「你快說！快說！我爹跟東

家就要回來了。」

『你爲什麼怕見我？難道你真的信了你爹的話變了心嗎？』男子冷冷地說，他低低乾咳兩聲。

『你不要故意說話來氣我。我怕我爹會碰見你。我爹要曉得你還常常來，他定規會想方法對付你的。』女的畏怯地回答道。男子還沒有答話，她又關心地接着說：『這樣晚你還跑來做什麼？你的身子又不好，你又在咳嗽。』

女的依舊站在門檻上，男子背靠在門前牆邊。女的閉了口，他便氣憤地說：『這我倒不怕。你爹太豈有此理。從前我們在鄉下的時候，他待我很好。那時我們在一起，他沒有說過一句話。現在他在你東家這裏很得意，就連我的面也不要見了。其實我在小學堂教堂裏掙來的錢也可以養活自己，就跟他女兒來往，也不算塌他的台。況且他的行徑就不是什麼高尚的。』

女的伸過手去把他的一隻手捏住，溫和地說：『我爹是個糊塗人。他只聽東家的話，東家說什麼好，就是什麼好。我爹說你們是壞人，說你們專教小孩子反對什麼「友邦」，又說你們鼓動小學生抗這抗那的。』

「這一定是你東家的意思。你爹真是個漢奸！」男子擺脫了，女子的手氣沖沖地插嘴說：「你難道也相信我是個壞人？」

女的望着男子憂戚地微笑了，她溫柔地答道：「我當然不跟他一般見識。我相信你是好人。不過我爹完全跟着東家一鼻孔出氣的。他說過他看見你領着小學生遊行，喊什麼口號。他恨你，他說你是個亂黨，你跑到此地來看我，是很危險的。我都不放心。」

「我不怕。我不相信他會害我。」男子依舊忿忿地說，他接連乾咳了幾聲，他把一隻手按在胸膛喘息着。

「你看，你的病還沒有好，你又要生氣，你也該好好地養息養息。你還在吃藥嗎？」女的憐惜地說。

「近來倒好了一點。好些時候不吐血了。咳嗽也不多。近來隨便吃點補藥。我想大概不要緊。」男子溫和地答道。

「我看你千萬不可大意。你也該當心點。現在時候很晚了，你還是早點回去吧。」女子柔情地勸道。

這時候，從巷子的另一端送過來皮鞋的聲音，在靜夜裏聽來很是響亮。

「好，我走了。」男子慌張地說，就伸手去握了女子的一隻手，不即刻放開，一面還繼續說：「我也就因為這兩天外面謠言很多，我很耽心你，纔特地跑來看看，你要早早的打定主意，你從你爹那裏聽到什麼消息嗎？」

女的微微地搖頭，一面回答道：「我爹什麼話也沒對我說。他整天跟着東家在外面跑。他從來不給我講那些話。你不要耽心我。這兩天情形不好，你自己常常跑到此地來，倒要當心在半路上出毛病，冤枉吃……」她沒有把話說完，外面遠遠地響起了汽車的喇叭聲，她慌忙掙脫了手，急急說：「你快走，東家回來了。」

「玲子，我走了，我明晚上再來看你。」男子下了決心似地說道，就轉身沿着這巷子大步走去。

「明晚上你不要來。」玲子還跑下石階，揮手囑咐道，但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連頭也不回，逕自往外面走了。

這女郎還在門前牆邊站立了一會，她倚着牆壁仰起頭來看天空。清冷的月光沒遮攔地

照在她的臉上。風把她的飄蓬的濃髮吹得微微飄舞。她的並不美麗的圓臉這時突然顯得十分明亮了。那一對不大不小的眼睛裏充滿着月光。我靜靜地注目看，我不能夠看見她的黑眼珠。原來那眼眶裏包了一腔淚水。

並沒有汽車進這巷子來，喇叭聲早消失在遠方去了。顯然那女郎方纔的推測是錯誤的。這清靜的巷子比在任何時候都更靜寂。地上是銀白色的，紅色的門，淺黃色的牆，配上她那身白底藍條子布的衫褲。在玻璃窗旁邊還有一株綠色的牽牛，在晚風裏微微舞動牠的柔軟的腰肢。這是一幅靜的，美麗的，幻想的圖畫。我不覺癡癡地望着牠。我忘了我的房間。我彷彿覺得我在另外一個世界裏面了。

那女郎忽然猛省似地嘆了一口氣，便走上石階，推開門進去了。那扇深紅色的木門關住了裏面的一切。牆壁上那株牽牛依舊臨風舞動，而且還時時發出低微的嘆息。

空氣是愈過愈靜而且愈涼了。房間裏漸漸地生了寒氣。我的背上忽然寒冷起來。遠遠地起了火車頭的叫聲，接着是那喘氣似的車輪的響動。我知道我這一天坐了夠多的時候了。我便站起來，闔了書本伸一個懶腰。就在這時候一輛汽車駛進了那水門汀的巷子裏來。車子

牽牛花旁邊停住了。車夫下來打開車門，一個豔裝的中年女人和兩個中年男子從車上走出來，三個都穿着西裝。我認識他們的面貌。汽車在外面開走了。

「玲子！玲子！」那個圓臉無鬚的胖子大聲叫着，一面用手在門上搥了兩下。這人就是玲子的父親。玲子即刻在房裏答應起來，她開了門。她的父親恭敬地彎着腰讓東家夫婦走進裏面，然後跟着進去。門又緊緊地關上了。他們在房裏大聲談話。但說的是異邦的語言。我全然不明白牠的意義。

敏我告訴你，這玲子和她的父親，還有那小學教員，還有那東家夫婦，這些人都都熟習。我並不會和他們談過一句話。但我這邊兩扇窗戶告訴了我種種的事情。倘使我的小小的房間就是我的世界，那麼除了我這邊的兩三個朋友外，他們便是我的世界中的主要人物了。他們每天在我的眼前經過，使我的靜寂的世界裏有了一點點綴。所以他們的言語動作有時候會深印在我的被這兩個多月來的生活弄成了遲鈍的腦筋裏。

小學教員第一次到這也來是在一個黃昏。那時我還不知道他的職業。玲子的父親一早

說出去了。東家是下午回家以後又帶了太太一道坐汽車出去的。玲子站在門裏。這家裏就只有她一個人。東家夫婦似乎就沒有小孩，也沒有別的親族。他們去了不多久，玲子正在窗下伸手到牽牛花籬子上去摘那剛剛開放的紫色花朵。一個人影輕輕飄到了她的身邊，接着一個喜悅的呼喚聲：「玲子。」

我看見那個天真的少女掉過頭，滿臉喜色地接連說道：「你——你！」

「你看，我果然來了。我答應你，我決不失信的。」男子驚喜地說。

玲子不說什麼話。她把身子倚在牽牛籬上，夢幻似地打量着他。

「玲子，你老看我做什麼？你難道還認不得我？」男子微笑地說。

那張被濃黑的頭髮蓋着的圓臉上露了一個天真的微笑。她說話了：「我看你今天氣色好得多了。」

「真的？近來我自己也覺得好得多了。」男子欣喜地答道。他把聲音放低了些問：「你爹跟你東家一道出去的吗？他們什麼時候才回來？」

「我爹先出去。他們今天最早也要十一二點鐘才回來。你多坐坐，不會碰見他們的。」女

的低聲回答。

「玲子，我說，我——我看你應該早點打定主意，在此地做事情終歸不是好事，」男子說話的聲音更低了些，但我那注意傾聽的耳朵還能夠抓住語的大意。「你那東家不是個正當的商人。你爹簡直是個……」我想他接着一定會說出某某兩個字，但他却突然停住了，另外說了一句：「他現在簡直忘了本了。」

「富心點，不要瞎說，會給人聽見的，」女的變了臉色驚懼地阻止道。過後她皺起眉頭憂鬱地說：「我爹決不肯放我走的，我有什麼辦法？我也明白在此地做事情不是好事，東家不尋東家，他們那……」

男子急起來，忽然揚起聲音決斷似地說：「那麼你還癡心跟着你爹做什麼？我恐怕你將來真會帶你到那邊去，他會入那邊的籍做那邊的人。難道你肯跟着他去當……」他似乎要說出先前突然嚇住了的那兩個字，可是一陣皮鞋的聲音打岔了他。三個混血種的青年男女帶笑地說着英國話走過來。

「我們進去坐坐。」女的看見人來猛然吃了一驚，就輕輕地拉了一下男子的衣袖，兩人走上石階推開門進去了。那扇深紅色的木門關住了他們的影子和言語。

我依舊坐在窗前。寫字台上的書本和別的東西全都漸漸地隱沒入陰暗裏去了。我並不覺看見。我讓電燈包液清牠的冷面孔。我把身子俯在窗台上，靜靜地望着下面清靜的巷

。注不動，讓黃昏慢慢地化入了夜。燈光從那房間的玻璃窗裏射出來。我聽不見聲音，但是突然，最近的房屋裏響起了西方女性的歌聲，有人在開無線電收音機了。

過了好些時候，紅色的木門開了，一個影子閃出來，就是那個男子。被稱爲「玲子」的少女跟着，門檻上出現了。男子急急往外面走去。玲子却倚着門框默默地看望他的背影。

以後那男子還來過兩次。一次是在早晨。玲子的父親和男東家剛出門不久，女東家似乎還是睡覺，男子匆忙地在隔壁門前和玲子耳語了片刻，便走了。我聽不見他們在說些什麼。

另一次還是在傍晚那男子來了。他們兩人在門前談了半個多鐘頭。從這次的談話我纔知道男子是在小學校裏教書，他患着肺病，而且在這都市裏沒有一個親人；我也知道一點

玲子的父親和東家的關係。

以後許多天都沒有看見那個男人的影子。玲子有時候也出外去的。我看見過兩次她急急地從外面走回來，都是在傍晚。其實也許不只這而次。我的眼睛有時候也會看漏的。

這人家還有一個娘姨。不過每天晚飯後我就看見她回家去。有時她白天也似乎不在這裏。究竟她是在怎樣的條件下被雇用的，我的眼睛和耳朵却不能夠幫忙我去探聽了。

男東家永遠板着面孔，在鼻子下面留着一撮黑鬍子，短小的身上穿着整齊的西裝。女東家永遠是濃裝豔服，連頸項上也抹了那麼厚的白粉。那個圓臉無鬚的玲子的父親永遠帶着詭譎的微笑。

有一次在晚上玲子的父親一個人先回來了。這一對父女起初平靜地在樓上房間裏談話。後來我就聽見了玲子的哭泣。他地父親的罵詈。我聽不出來他們是爲了什麼事情在爭吵。他們好像在講那個小學教員的事，又似乎在講別的事。我彷彿聽見他厲聲說着不許她再偷出去或者到什麼地方去的話。

這哭聲和罵詈並沒有繼續多久，後來父親和女兒似乎又和解了。樓上露台前兩扇玻璃

門緊緊閉着。玻璃上面蓋着花布窗帷，我的眼睛就只能夠看見這一點。

但是第二天夜裏八點鐘光景，玲子一個人悄悄地跑出了。大約過了一個鐘頭，我纔看見她站在石階上，摸出鑰匙去開門。水似的月光軟軟地沖洗着那苗條的身子。

再過一天，那個小學教員來了。就是我在前面敘說過的，敲着玻璃窗低喚「玲子」的那一次。

敏：你看，我現在變得多了。這些事情在從前我決不會注意的。但是如今我却這麼會禁地想去知道牠們。而且我可以靜靜地在窗前站或坐幾個鐘頭，忘掉了自己，而活在別人的細瑣的悲歡裏面。你看，我真的學會忍耐了。我居然冷靜地伏在案頭寫了這麼長的信，告訴你這些瑣碎的事情。我為什麼要拿這些來耽誤你的繁忙的工作呢？

敏：我是告訴你；我已經學會忍耐了，我已經學會忍耐了！忍耐了！忍耐了！

「今天聽說外面情形很不好，住在這一帶的人都往別處搬，你還跑到此地來，你胆子真大。」又是玲子的聲音。

「有你在此地我怎麼放得下心外面情形真的不好，不一定全是謠言，你應該早早的打定主意。」小學教員焦慮地說。

時候是傍晚，兩個東家都出去了。是玲子一個人在家裏。這一天從早晨起就看不見太陽。天空帶着愁眉苦臉的樣子，憂鬱的，暗灰色的雲愈積愈多，像要落雨，但始終不見落下一滴淚水。空氣很沉重，也沒有一點風。在我這邊隔壁人家連床也搬走了。娘姨送晚飯來時告訴我近幾家的主人昨晚都在旅館裏睡覺。我還不大瞭解她的方言，但大意我却懂得。

「女東家要回那邊去了。爹一定要我跟她去。你說我還打什麼主意？」玲子的聲音顫動着。聲音不高，但這個我已經聽慣了。我掉頭去看下面那巷子。玲子站在臺牛籐旁邊，那男人挨着窗台。

「你跟她去？你為什麼要跟她去？你又不是把身子賣了給他們的！」男子氣憤地說，但聲音也不高。話剛完，他咳了兩聲嗽。

玲子關心地望了半晌，纔畏怯地說：「我爹跟他們商量好的，東家說此地不能住下去了。中國人壞得很，萬一打起仗來會亂殺人。女東家怕得很，她不肯在此地住下去。她就要回到他

們那邊去。我爹也說一定要打仗。中國人打不贏，自然就會亂來……」

「難道你爹就不是中國人？玲子，你是明白的，你一定不會相信他這個的話。」那個男子似乎咬牙切齒地說。這時候一種火似的情感猛然從我的心底冒上來。我的注意滑開了。我聽漏了幾個重要的字，我只得用了黑點來代替他們。等我再用心去聽他們談話時，送進我耳裏來的就只是一陣被壓抑住的乾咳。

「你剛剛好一點，又生氣了。咳起來也怪難過的。」她的聲音裏交織着好幾種情感，連我心也被感動了。

「玲子，你得馬上打定主意跟我走。你跟你女東家到那邊去，不會有好處，你跟着你爹那種人過活，不會有好處，不過白白害了你自己。」男子半勸告半央求地說。他把身子從窗台移開，挨近她，差不多就在她的耳邊說話。

「你——你怎麼辦！」玲子埋着頭不回答，却關切地問。

「我？我也是一個中國人。我怎麼辦？你問你東家，你問你爹，他們知道的！」男子忽然提高聲音堅決地答道。

「你小聲點，怕給人聽見。我怕，我怕得很。你說真的會打仗嗎？」玲子咯咯抓住男人的膀子，驚惶地低聲問。

「你還是問你爹，問你東家吧，他們比我更知道。」男子冷淡似地答道，過後又換了語調問：「你女東家什麼時候動身？」

「我不曉得。多半還要等幾天。他們做事總是鬼鬼祟祟的。我真不要到那邊去。可是我又怕我爹。」

「你怕他做什麼？有我在。你打定主意明天就逃到我那裏去，你跟我走。」男子的後面兩句話是用很低微的聲音說出來的。我沒有把字眼聽準，但我猜到了那意思。

「我怕我爹，他會害……」玲子遲疑了一下，她用了和嗚咽相似的聲音說。但剛說到「害」字，她忽然變了臉色，好像看見了什麼可怕的东西似的，一把推開那男子，慌惶地急急說：「東家來了。你快走，下回來吧。」

男子吃驚地回頭一看，連忙說了一句：「我明晚再來。」就轉身往外面走去，這時玲子已經跑上了石階。

女東家捧了許多紙包坐着人力車回來了。玲子推開門，又把紙包接過來，等着主人下車，然後跟着往房裏去了。

樓下房裏有了燈光，過後樓上房裏也有了燈光。露台前的玻璃門依舊緊緊關閉着。沒有人來拉起那花布窗帷。

風在我的窗前吹過了。一些細小的聲音開始打破了沉悶的空氣。聲音漸漸大起來。雨畢竟落下來了。

我關了窗戶。我不去聽外面的聲音，也不看那花布窗帷。我看書，我寫信，我把我的心從窗下那條巷子裏收回來。我做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對面房間裏的燈光似乎整夜都燃着。半夜我從睡夢中醒來時，還聽見搬東西聲，說話聲，女人的低聲哭泣，和男人的責罵。但是我太瞌睡了。

早晨，我醒得很遲。陽光燦爛地照在露台上。牽牛花的綠葉在微風裏顫動。我在床上聽見牆外巷子裏汽車的聲音。等我走到窗前去時，玲子剛剛俯下頭進汽車去。她的臉在我的眼前一晃。這匆匆的一瞥使我看清楚了那少女臉上的表情。天真的微笑是失去了。除了一對紅

腫的眼睛外，就只有憔悴的暗黃色。

汽車很快地開走了。留下來的，是那孤寂的巷子。我把兩隻膀子壓在窗台上，癡癡地望著下面。那裏並沒有什麼可看的景象。但三個混血種的男女哼着流行的英文歌曲走過了。

藍的天空，土紅色的屋頂，淡黃色的牆壁，圍着鐵欄干的露台，紅色的門，這些和平時並沒有兩樣，而且還被朝陽添了不少的光彩。一個面孔在陽光裏現出來，又一個面孔在陽光裏現出來。彷彿有兩個人站在窗前牽牛花旁邊低聲講話……我的眼睛花了。

「我明晚再來。」

這句話並不是對我說的，但如今却清朗地在我的耳邊反覆地響了。

那火一般的情感忽然在我的心上升起來。好像是陽光在我的心上點了一把火似的。

敏我又來和你談話了。你看我又告訴了許多事情。現在我似乎應該擱筆了。我為什麼拿這些事情來攪擾你呢？而且我翻看寫了的二十張信箋，連我自己的心也被那些話攪亂了。我讀了「忍耐，」「忍耐，」「忍耐。」這些重複的字，我看了那幾個驚嘆符號，我對我自己也——

噓，一個影子在我的眼前掠過。這兩個多月來的孤寂的生活倒把我的眼睛和耳朵訓練

得很銳敏了，我不用掉頭就知道是那個小學教員來了。

敏這一次你猜我怎麼辦？我還是像平常那樣連忙把頭掉過去看那紅色的門和那牽牛花麼？我在前面不是明白地說過我能夠忍耐，而且我能冷靜旁觀着別人的悲歡麼？

但是這一次我却不能夠忍耐了。我聽見喚「玲子」的聲音，我突然失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一下子就把頭俯在寫字台上。我不願意再看見什麼。

然而我的耳朵是能夠聽見的。他喚了幾聲「玲子」，敲了幾次玻璃窗。過後他在水門汀地上走來走去。他乾咳了幾聲，從來又去敲門。

一個人的皮鞋聲自遠而近。於是另一個男子大聲不客氣地說：

「沒人。通統走了。」

「我找玲子，」小學教員訥訥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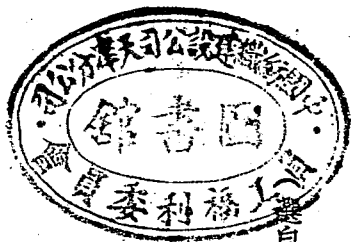
「給你說通統走了！今朝弗會回來！」看弄堂的巡捕粗暴地嚷起來。接着我又聽見皮鞋聲由近而遠。

「玲子，」小學教員忽然低低喚了這一聲。過了半晌他還在那裏低聲自言自語。

「我知道你會跟他們走的你太——」
我等着聽這下面的話。但是他却猝然閉了嘴走了。他聽見他的急促的腳步聲。
這些又是我所料不到的。

敏我不再寫下去了。我最後還是告訴你：我不能忍耐了，我不能忍耐了！

我很後悔昨天晚上爲什麼不跟着出去追他。但是我現在要出去找尋他。我相信在那個小學裏一定可以把他找到的。我有許多話要問他。



(自作家)

解 決 新 時 代 青 年 一 切 當 前 難 題

專 業 的 明 燈 · 學 習 的 南 針

青 年 自 修 成 功 叢 書

服 務 與 進 修	口 才 與 交 際	創 業 與 致 富	切 身 問 題	成 功 之 路	給 新 時 代 青 年	讀 書 與 寫 作	天 下 無 難 事	奮 鬥 之 路	奮 鬥 與 基 礎	處 世 新 教 育	青 年 職 業 指 導	戀 愛 與 健 康
孫 佳 訊 編 著	平 忍 編 著	葉 羣 編 著	沈 果 編 著	巴 雷 編 著	狄 畏 編 著	列 揚 編 著	任 之 編 著	蕭 滿 編 著	蕭 滿 編 著	長 風 編 著	謝 頌 編 著	楊 漢 章 編 著

痛苦，徬徨，苦悶；這一切不是時常環繞在你的周圍嗎？一個甫入社會的青年或則是在求知學習中的青年，一切痛苦底感觸更多；你不是時常咒咀這社會太虛偽，人們太好詐了嗎？而且你在社會上應付的學識，使你感到不敷應用或者學非所用，或者是無用武之地嗎？這一切難以解決的問題，這裏都能明白地告訴你；使你怎樣去應付這社會，使你怎樣踏上成功之途，不但替你解決了許多難題，解脫了苦悶與痛苦，同時也足以促使你達到成功。

處 世 的 願 望 · 學 習 的 南 針

定 價 低 廉 使 人 人 買 得 起 文 字 淺 鮮 使 人 人 看 得 懂

大 方 書 局 勝 利 後 對 讀 書 界 的 最 新 貢 獻

83 1. 1

17/81

當代創作文庫

魯迅傑作選
 巴金傑作選
 茅盾傑作選
 老舍傑作選
 郭沫若傑作選
 張資平傑作選
 郁達夫傑作選
 葉紹鈞傑作選
 鄭振鐸傑作選
 沈從文傑作選
 丁玲傑作選
 冰心傑作選
 廬隱傑作選
 謝冰瑩傑作選
 蘇綠綺傑作選

中華民國三五年七月再版

巴金傑作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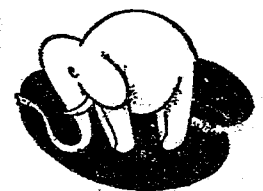
全一冊 實價國幣

編選者	巴金	之
校正者	千	雷
出版者	新象書店	店
印刷者	新象書店	店
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一四三號	店
代理發行所	大方書局	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82
77780

430



207